

少年史地叢書

波
蘭
一
瞥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民國三十一年一月
波蘭使館
贈書

Monica M. Gardiner 著
黃 靜 淵 譯

少年史
地叢書

波 蘭 一 瞥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波蘭一瞥

目次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波蘭境內之漫遊 | 一 |
| 第二章 | 波蘭民族的風俗 | 一七 |
| 第三章 | 格拉科的一日遊 | 三三 |
| 第四章 | 波蘭孩子的苦境 | 五三 |
| 第五章 | 普屬波蘭間之遊 | 六九 |
| 第六章 | 波蘭農人的狀況 | 八四 |
| 第七章 | 波蘭的中心華沙 | 九五 |
| 第八章 | 波蘭境內的婚禮 | 一〇九 |

目次

一

第九章 歐戰時候的波蘭…………… 一一八

第十章 恢復獨立的波蘭…………… 一二二

波蘭一瞥

第一章 波蘭境內之漫遊

歐洲的東部，有一個國家，居於德意志與俄羅斯之間。國中有許多森林，平原，和穀田。她在前幾百年中，曾經流血成渠的去爲基督教世界作障禦，驅退過屢次如潮如浪衝到歐洲邊境的土耳其人和韃靼人大隊。這個國家名叫波蘭(Poland)。

一提起波蘭這個名字，縱然知道她的情形很少的人，也彷彿從這個字聯想到武士和英雄的故事。想到那愛國的波蘭男女們，或在華沙 (Warsaw) 的城上，或在寂寞的森林中，或在地坑裏和監牢裏，前仆後繼的爲國捐軀。這個國家在從前曾有一個時期爲歐洲東部最大的國家，她的版圖之廣，



從波羅的海 (The Baltic) 達到黑海 (Black Sea), 從現今普魯士的中心達到現今俄羅斯的境內; 然而我們在上次歐洲大戰以前翻開地圖一看, 並不見歐洲有甚麼波蘭國, 不過普魯士有一個波蘭省佔了小小的一片地方而已。這因為是十八世紀的時候, 環繞着波蘭的奧地利、俄羅斯、普魯士三國, 合起來圖謀波蘭, 這個不幸的國家就被他們瓜分了。

但是波蘭的人民卻常常懷想着他們那可愛的祖國。自從波蘭被瓜分成三部以後, 波蘭人在這百餘年中的歷史, 全是受最大痛苦和表顯最大豪氣的歷史。他們曾被監禁起來; 被流放到西比亞, 終身不得回國; 曾受過鞭打磨難。他們本國的語言也被禁止了, 不得用來交談; 也不得拿去教他們的子女。但他們雖然經過了這些困苦, 或者還遇着更壞的待遇, 卻具了決心, 永不喪失他們的國民性, 而且要把他們的國家取回來。波蘭人雖然畫分給三個不同的政府管轄了, 他們的心卻是一致的, 都很懇切的愛祖國。波蘭分作

三部分以後的名稱，叫着俄屬波蘭 (Russian Poland)；奧屬波蘭 (Austrian Poland) 和普屬波蘭 (Prussian Poland) 了；而其間的波蘭人卻不化爲俄羅斯人，奧地利人，或普魯士人。他們仍舊是波蘭人，並且永遠要爲波蘭人。

波蘭的地方，有一大部分是金黃色的豐腴穀田——或者說歐戰以前纔是如此；在歐戰完後望起來，卻觸目心酸，但見那兵燹後的焦土荒邱。若轉到那廣大的野藪之間，便聽見鴻雁野鳥，啞啞不絕，相向而鳴。波蘭極東的地方有草原展布，一望茫茫，好像與天邊相接；中間有花卉點綴，又如地毯一般。那悲號着的野風，從上面吹過，似乎吟着哀歌，在那裏憑弔那長眠的成千累萬波蘭人。因爲這些地方從前是波蘭的斥堠所在，韃靼人從東方衝來的時候，便在此大肆燒殺，把婦人女子捉去爲奴；波蘭的武士，便在此作不絕的邊疆戰爭。這些波蘭草原，景象單調，只有簡單的鳥聲，或鷹鷂擊翅的音響來破其沉寂。未在此居慣的人，總不免發生很憂鬱的感覺；但是波蘭人對此，卻有

極深切的愛情。所以他們一旦被逐出境，去到流放的地方，便要爲鄉思憔悴，只想再來此間遊行一下，吸一點故鄉的空氣。

我們又轉到波蘭的森林間去，大森林是波蘭的最美諸景之一。那東方與俄國接境的立陶苑 (Lithuania) 地方，猶其是大森林所在。德國人因爲波蘭人在此次大戰中奪回了波蘭，所以異常痛恨他們，纔盡力把大森林砍伐了。森林之中有狼熊之類棲身。那立陶苑大森林的深處，還可以見着一種野牛，名叫烏獐 (urus)，是歐洲的其他部分所沒有的。有些高大的樹木年代很古，大約是幾百年前有英雄曾在其枝下捐軀的。其中樹幹極大的，可以包容二十個人在裏面舒舒服服的聚餐。

這些立陶苑大森林的深處，從來是人跡所不到的。這裏的民俗神話，說是那人跡所到的地方以外，連獵夫也不曾去過。若是到了，便遇着樹幹橫遮，老根盤錯，木塊腐朽；外面便是些泥坑險溪，葛藤糾纏如網，有大黃蜂的窠巢，

又有極毒的蛇類。你若過了這種地方，便要臨到深不見底的池沼，上面都爲草所封；池中的水，有時紅得如血色一般；有時沸騰起來，好像有東西在底下擾動着。周圍的樹木，都長得彎彎曲曲的，樹幹上黏滿了蒼苔，樹皮和樹葉盡被池中發出來的水汽剝蝕去了。立陶苑的農民，更要告訴你，說池子下面有妖怪；並且說這些池沼以外，有一道深厚的霧氣，從來沒有散過。這一大層霧氣所障礙着的，是一片可愛的地方。那裏有鳥獸草木，鳥獸很快樂的在其中成隊遊行，好像聖經上所載的樂園 (Eden)。縱或那裏的生物也不免要死亡，他們是生命盡了自然而死的；所以在那裏附近的森林內，沒有鳥獸的骨骸。若是有人能尋着路徑達到此地，並沒有野獸來傷害他的。

但是，這些森林縱然不加上這些仙境故事，也可算十分奇異了。被放逐的波蘭人，渴想回到這裏而不可得；只好回憶他們往日坐在這清靜的綠色獵野中的情形：深紅色的莓果，紅遍了小山的邊坡；蒼灰色的叢苔，鋪成了大

片，好似銀毯；啄木鳥發出了緩緩的音響，從這株樹應到那株，好像在做捉迷藏的遊戲；小松鼠拖着如翎毛的長尾，在樹枝間上下跳踉；野鹿急躍過林隙，還留下一點鹿角的影子。遠遠的地方，彷彿有獵人吹角逐獸的聲音傳來；獵狗踞着野獸的逃路狂吠，也遙遙可聞；而那放槍疲倦了的獵人，坐在木樁上打盹，倒覺得是在茫茫大海中了。那青青的樹枝在頭上盪動着，好似波浪；那大樹頂上的狂風，又好似大洋中的怒潮。

波蘭的南部，雖然有一支大山脈，叫做喀爾巴阡山脈(The Carpathians)，在加里西亞(Galicia)的境內；但是波蘭的大部分土地，可以說是浩浩平原，四大皆空，所以邊境都暴露於敵人。在過去的歷史中，波蘭人個個都過的是馬上生活。他們常常都準備着，一聽見命令，便策馬前去抵禦來侵的敵人。就是在如今，波蘭人還是勇邁豪爽的民族；他們因受了武士的遺風，更表顯出很豪俠多禮的氣象。男子遇着婦人，要鞠躬過膝；燕會中與女主人告別，要在

女主人手上接吻。年幼的婦女與年長的告別時，也是如此。

波蘭人喜歡本鄉的情很濃厚，他們的生活大部分是在本鄉渡過的。他們的田舍，便在他們所有的耕地中間。他們通年都在這裏料理家業，處置農務。最本色的波蘭田舍，看起來頗覺得簡樸，低而且長，屋台上有一條過廊。農人的生活極其簡單，一切都由家長作主。婦女的事務，是在門前喂成羣的家禽，在廚房裏主持烹調，和縫紉製麵包蔬菜果品之類。有許多田舍中，家常的事務是由幾個女兒輪流擔任的，每人一週一輪到了本人的分上，她就到廚房裏去操作，到洗衣房裏去照料；其他的各種家中瑣務，也都歸她去管。

田舍的所在地方，往往離最近的火車站也有一長段距離；所以波蘭人騎着馬走五六十里路去趕火車是常見的事情，他們並不在意。然而波蘭的鄉村生活並不是沉悶無生氣的，卻是極其可樂的。行獵呀，聯騎呀，野餐呀，都是他們所喜歡的娛樂。至於波蘭人之好客，可算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。縱

然有成大羣的客人不速而來，主人也一樣歡迎。大隊的獵人行獵而歸，便不須友人的邀請，騎馬直到友人的屋前，嚷道「我們很餓啦！」這隊人不論有好多，都被主人很慇懃的請進去，急忙把廚手遣去預備；又將田裏作工的婦女立刻叫回來，由主人的女兒領着烹調，不久便把豐盛的佳肴治好了。波蘭的女子，若是想換一換居處，便備上了馬鞍，擇一個女朋友的家宅騎去。她知道此去不必預先通知的；而且她願意住好久，就可以照意留住。

波蘭人的僕人是見慣了這類突然來訪的舉動的，這簡直成了他每日工作的一部分。在波蘭田舍中的僕人，好似家人一般；他們所受的待遇，也是如此。男僕服事主人用餐的時候，往往同主人暢談起來。女僕呢，裙外面纏了一條顏色布的短圓腰，頭上也搭着一張顏色巾；見着了客人衣帽的影兒，便現出極喜歡極注意的樣子，再親切沒有了。僕人對於他們所歸屬的家庭極其忠心，縱然有任何犧牲也不辭避的。在這次歐洲大戰中，波蘭的田舍被燒

燬的以千百計。實在說起來，我們現在所描寫的波蘭，乃是大戰以前的波蘭。因爲現在的波蘭，有大部分地方成了荒涼之境，地主和農人都被驅逐，離了他們那已經殘破的家室。有一所田莊，累代相傳到七百多年了，在大戰中完全焚燒。此時屋主不會在家，乃在幾百里以外的異鄉間。他有一個忠僕，覺得非把此事告知主人不可，便步行去告訴他。這僕人在長途中行乞度日，差不多餓到半死；還經過了炮火連天的戰陣地方。在他的心中想來，只要他對於主人能盡了職分，能夠把對於主人遭不幸的同情心表示出來；那迢迢千里的路程，又算得甚麼一回事呢？

波蘭的田舍裏，除家常工作佔去一大部分時間，和種種戶外的樂事之外；主人和女主人對於鄰近的農人還有不少的事務，或去周濟他們的需要，或去幫助他們的種種困難。

波蘭人是受教育很高的人種，頗有點音樂藝術的造詣。波蘭的幼年男

女，攻讀的書很多；對於語言，尤其有特長。貴族家中，往往請法國婦女或英國婦女來給子女作教師，這些教師所受的待遇，好像家中的貴客一般。所以波蘭有許多青年，雖然不曾到過英國，卻能說很流利的英語，只帶了些微的外國發音。就拿一般的波蘭人來論，也都具有高超的言語天才，這或者因波蘭語是很難的言語之故。在他們看來，知道五六種語言並不算一種奇特的事。至於波蘭的幼年男女，對於英文文學有很多的知識，就是英美的兒童，也不免望而生愧咧。

波蘭人很喜歡跳舞。他們不論在城裏鄉裏，不論在大田舍裏或小農莊，男女貴賤都要聚着跳舞。他們的跳舞何等好呀！在外國所見着的波蘭跳舞，那裏能比得上波蘭人所喜歡的本國跳舞。例如那莊嚴華麗的馬蘇爾卡跳舞（Mazurka），便與外國所見的這種跳舞迥然不同；跳舞的人手挽手的跳舞，步法極其參錯。又有一種名叫波羅內斯跳舞（Polonaise）的，是波蘭跳舞

中最著名的一種。跳舞的人一對一對的魚貫而行，好似龍蛇盤旋一般。又有一種，名曰奧柏塔斯跳舞（Oberstas），隊裏的人頓着踵底，好似擊節，與音樂相和，能使人生一種很奇妙的感覺。克拉科衛雅克跳舞（Krakowitak）是與歌聲相伴的，跳舞的人脚上有發音的靴距，跳舞時便與歌聲叶韻。農人作這種跳舞的時候，穿起鮮豔的衣服，拿起各種顏色帶作的旗幡，飄搖招展，極其好看。

波蘭的大音樂家勺旁（Chopin），也作過這些跳舞；並且爲這些跳舞製曲。他的波羅內斯舞曲，和馬蘇爾卡舞曲是世界上最美的音樂之列。他生在波蘭歷史上一個最愁慘時節，那便是一八三〇年波蘭人起事失敗，大遭殺戮的時候。所以我們從勺旁的波羅內斯舞曲，和馬蘇爾卡曲，乃至於他的一切音樂中，不但可以聽出波蘭已往的偉大和雄壯的奮鬪；而且可以聽出波蘭人悲傷祖國的愁緒。

統而言之，我們在寂寥的波蘭鄉野間緩步而行，或騎馬而馳的時候，或

是在泥淖間策馬躑躅而過的時候，所受的感覺總是茫茫大原，紛紛野色的景象。我們縱目而望，只見平疇無際，遠接天邊；或見一帶林樹，遙現碧空盡處。我們置身此地，好像在空曠大氣中呼吸無盡，在錦繡地毯上應接不暇。你看這裏是一大片鮮紅的地，那裏是一片金黃的野；更在外面又是一片嫩綠，一片金色輝映烟灼的穀田。農人在田間推着矮而長的車，滿載着穀類，那車是一片大板上，面加了粗陋的欄而成的。那農人穿一件長衫垂到膝蓋，時而進行，時而停着。間或有兩個農夫在車前行走，他們手裏各拿着一把長鏟刀；因此我們便想起昔日豪勇的波蘭農民，結隊去爲國家打戰，所用的軍器便是這種利害的鏟刀。那些農人因此便得了「死之收穫人」的名稱。我們見那推車的到了一個地方，路旁立着一柄十字架，或有一座救主的木像，戴上荊棘冕；這農人便脫帽跪下，在那裏作禱告。波蘭農民沒有一個不如此的。農人禱告起來，又推着車，穿過黃金色的穀林，漸漸的走到他的小莊。這屋子只有一

層，外面塗成白色，屋頂成棚形，上面蓋着茅葦。小園中有些鮮紅色的葵，高與屋簷齊。假如有鸛鶴來屋頂上作巢，那便是喜慶將臨之兆，這叫做仙鶴送子，主人遇了要生小孩。

我們見這農人平平安安的把車推到他的小屋了，便又遊行到波蘭鄉裏更遠更廣處。行過樹邊的時候，忽然有一陣清香撲鼻，這是從檸檬樹來的。波蘭的七月就叫做檸檬月。波蘭人往往把一個月的特色來稱呼那個月，所以七月是檸檬月，八月是鐮刀月，四月是開花月；其餘的各月，都以此類推。

波蘭歷史中最有名的神話，便與檸檬樹相連。在第九世紀的某時節，當波蘭歷史初初開始的時代內，有一個造車的貧苦鄉農，名叫皮阿司特（Piotr），他的茅屋便在一株檸檬樹下。有一天，是他兒子的生日，他不曾出門。忽然見兩個生人走到他的面前，說他們是被可惡的波蘭王波匹厄爾（Bodziech）從寨裏逐出，狼狽而來的。皮阿司特便迎他們近屋，又在檸檬樹下安一張桌子，拿

很好的酒食來款待他們。二人感謝不盡，便給他兒子施了洗禮；並且許他常常有滿倉的穀，滿窖的蜜。告辭而去，忽然不見。他自從那日受了這二人允許以後，就不缺乏穀和蜜。因爲這二人並不是凡人，乃是天神。後來，波匹厄爾和他的家族人等，在湖上的寨子裏，盡被老鼠吃了；這兩個天神便助皮阿司特登了波蘭的王位。因此，這個窮桶匠便做了皮阿司特朝開國之君，傳代五百年；到了偉大的卡息米耳（Casimir），稱爲「農人之王」，使波蘭享了光榮繁昌之盛。卡息米耳死後，這一朝才告終結。

我們在波蘭各處，往往見着一個小女孩在那裏看照鵝羣。她鎮日間看鵝的時光，便拿來打毛線品；腋下挾了一根細長的趕鵝條子。她頭上勻勻帖帖勒着的帕子，便是她一手打成的。她身上穿的小棉衣，印了些花朵，有點像英國人在寢室裏穿的小襯衣。有時，我們又遇見拾菌的女子回家，她的頭上勒着鮮色的帕子，籃裏裝滿了五顏六色的菌；她的身後便秋色深時的樹林，

與她身上的顏色映成了一片。

波蘭的秋天有一種奇異的美景。全國的各處都預備入漫漫的隆冬。這裏的冬期之長，是許多地方所不及的。秋天早晨，地上好像被了一層銀屑似的，森林和草場間，都罩上了霧氣。若是遇風吹起，便成了許多小虹和銀色薄膜，如蛛網一般，展在地面上，好似無邊的大海。陽光漸漸把牠照散了；於是森林就像從火燄裏湧出來，帶了種種顏色：如銅如金，如胭脂玉，如翡翠石，如琥珀，一言難盡。秋漸深了，就生出一種深沉的寂寥。此時田野中已聽不着農人的歌聲。波蘭境裏很多的鸚鵡野鳥，都振翅出境，非到北地沾了春氣不回來。此時所得聞着的惟一聲音，便是那未凍的池沼裏邊野鴨的鳴聲，和那伏在陸地上休眠着的鵝羣不絕的拍翅聲。

波蘭人關於他們的鳥類，有各種神話。燕子在冬天飛往他處去了，農人便確確切切的解釋出這事的原由。他們說幾百年前的某時節，韃靼人攻到

了一個小村莊，焚了此地的茅屋，殺得屍骨滿地。他們走的時候，還擒了一個波蘭的美女去做奴隸。這個少女想再見她的家鄉和父母，思念得異常憔悴。她終死痛哭禱告，只望能夠再看見她的盧舍和雙親；就死在他們的面前也甘心。據農人們說，她的禱告被救主耶穌聽見了，耶穌就使她變成一個燕子，到了春天迅速飛回，在家中茅屋下的巢裏過夏。她的父母並想不到這呢喃婉轉的小鳥就是他們已失去的小女；但是，他們不久便知道這個小鳥爲他們帶許多喜幸來：五穀豐收，倉滿窖盈，事事順遂。村子裏的別家，見這鄰居得了燕子的好處，便求上帝多遣些燕子來。所以從此之後，就有大羣的燕子隨着春天來，飛入波蘭的各村莊。但是到了冬天又都飛去。這因爲是變成燕子的那個美女，在夏天過後被韃靼人虜去的。

波蘭的冷天便有雪來了，雪一堆起，一直要過幾個月。波蘭境內的大風雪，也是一種特別的美觀。一來時，好像全世界都是銀片飛舞。各處的小村莊

都埋在雪堆深處。牛羊羣都進了欄中，密密的藏着。一到晚來，便有狼羣來到村莊附近，號聲振耳，想要衝進屋子來；但是波蘭農人對於狼一點也不怕。他很相信有降福的聖女，手持炬火，保護着小屋，阻擋那凶猛的野獸；所以野獸見了，就避而不敢前進。在這些很長的晚間，婦女便從事績麻，男子便從事切物。他們一面作，一面講故事；尤其愛講波蘭人所喜歡的神話。波蘭的村莊，不過是些小屋任意攢聚着，並沒整齊的道路或街衢。所以雪天便被雪堆着，後來又被泥塞着。因此波蘭農人都穿着長統靴來往，連女人也是如此。他們又都穿上羊皮外衣，把面孔也封着，以免受波蘭冬天的寒冷。

第二章 波蘭民族的風俗

波蘭國民風俗之多，沒有好幾國能夠來相比的。小農家，大富室，都按期舉行；就是被放逐在本鄉以外很遠的人，也都很親切的保守勿失。

最美時令節要算聖誕節的前夕。這天晚上，要舉行一個讌會。這不但是
一家人相聚的聖典；而且牠的本身，還有一種濃密而莊嚴的宗教意味。

那時節，地上已經厚厚的積了雪，天氣冷得非常利害，差不多像坎拿大
乾燥而有霜的冬天。客人來時，周身都圍上毛衣，坐在雪車裏，馬頭掛着小鈴
子，叮叮噹噹的由遠而近，顯出了可樂的聲音。家人把晚餐的一切都預備好
了。但是，非等到第一顆明星在天上出現，不開始用餐。在波蘭境內，此時大約
是下午六點鐘左右。所以波蘭的聖誕晚餐，又叫着「星餐」，普通便叫作「守
夕晚餐」(The Vigil)。小孩子們望明星的心尤其急切，等到明星終於在天上
烟灼出現了，這便是一種信號，全家人都聚攏去吃晚餐。

餐室裏邊的燈燭異常輝煌。他們因為紀念救主耶穌是在槽裏生的，便
取些草放在桌上，用白布蓋着。全家的人都就座了，家長便拿起了一個盛有
大餅的盤來祝福。家長自然是爲父親的，若是父親已死或不在家，便以主宰

家政的人爲首去祝福。盤中的大餅，是特別製好，由教區裏的主僧祝福過的。上面還印得有某種神聖的符號，或是聖名的首字 I. H. S. 或是救主誕生的圖形，或是救主在十字架受難的圖形，或者外周圍的邊上還有花紋。家長祝福的時候，要說短短的一段言辭，願在座的人都與上帝和一切人相安。於是他便與爲母親的，或與家中其他的人地位在他之次的，把餅分開；然後與在座的人一一照樣去分餅，連僕人也在其內。分餅之後，就把他所分得的一份吃了。在座的人，也跟着行這種禮節，把自己分得的一份略略吃一點；其餘拿來和屋子裏的衆人分享，以作彼此相愛的表示。

那不在家的親友，是他們所不能忘記的。英美人寄聖誕節祝福的片子去表示，波蘭人便寄這種餅去表示。他們預先要把寄去的餅扒一個小缺口，以表示寄餅的人以愛情與受餅的人分餅。呀！波蘭亡國以後，家人因被放逐而離散的不知道有好多；父子們被驅出可愛的本鄉，流落到世界各處的，也

難計算。當他們在海外收到了那遠道寄來的白餅時，使他們回憶到當年在家中團聚的情景；又證明他們的身體此時雖然缺席了，他們的精神仍舊在那裏爲家中的人所親愛不忘，他們的心中是何等快樂啊！

分餅的時候，彼此都祝聖誕節的快樂，還要合唱優美的波蘭聖誕歌。分餅之後，纔吃晚餐，這算是聖誕節前夕的第一餐了，因爲這天是波蘭境內很嚴的齋日。用餐的時候，通常有十一道肴饌；而不一定有肉類，還包括在內。杏仁羹是常常用到的，以牛乳、杏仁、葡萄乾、米等和成；甜蘿蔔湯也是桌上所常見的。於是又進各種魚肉，如烤梭魚、烤鯉魚之類。過了便是蔬菜，其中有些很奇異的，如炸烹鹽菜、餃子、菜皮、粟米、粽子之類。甜食之類便有波蘭罌粟餅，爲小孩子們所極喜歡，是用糖調白罌粟子做的夾層餅。這幾道食品之後，又有精妙的薑餅和各種麵食。果品便是冬天所有的，如蘋果、橘子、核果、乾果之類。匈牙利酒和波蘭舊時著名的國產蜜糖水，是與實物並用的。蜜糖水是蜜做

成的；但是味道很特別，不能叫作糖水。牠雖然不是難嘗的飲料；而別國人總要經過了長久的時間，才能吃得慣。

晚餐要完的時候，還有一點特別的事體。餐室裏的小孩子們，都被領到另一間屋子裏。外面走來了一個老人，在波蘭境內叫作「星光老人。」他一進屋來，便與小孩子問答；若是答錯了，便要被他呵譴。有些小孩子太頑皮了，爲父母的便與這老人預先約好，遇着答應得大錯的時候，便要被老人用柳條責打。我們希望這是很少見的。過了一會，爲母親的出來示意；星光老人便說他從「星境」裏帶得有賞品來，賜給行爲良善對答不錯的小孩子；並且說他的仙童已經把這些東西，在餐室裏陳列好了，便把這些心切的小孩子領回餐室。只見那裏情景一變，滿屋都燃上奇巧光明的各種燈籠，美麗的聖誕樹布置在四隅。其他各種景緻，也都是處處的小孩子所喜歡的。

晚餐以後，全家的人，連同僕婢，都聚積在火爐之旁，共唱聖誕詩歌。於是，

村裏的小孩子，點上紙糊成的大星燈，走上前來合唱，得了些贈品走了。小孩子們漸漸的去安睡，年長的人便坐着閒談，一直到中夜。然後上了雪車，馳過了深雪，到鄉村的教堂去作中夜的彌撒大禮。教堂中的燈光從窗孔裏射出，映到外面凍着的白色地上，裏邊已經擠滿了農人，穿着長統靴皮外套，在那裏顫着宏大的聲音唱聖詩。他們也要在此分聖誕餅。凡是波蘭人那一個不如此啊！連牛也要沾這種恩惠，主人把這餅和在食料裏去喂他，以紀念基督曾放在槽裏過。

波蘭人過聖誕日，與過通常的禮拜日一般；但也有許多小小的風俗，與聖誕日連在一起。聖誕節前後的幾天，從聖誕前夕起，有些兒童，唱着和歌，輪流走到各家，帶了小棚和像偶，名叫「索普加」(Szopka)，去演聖誕節的故事，異常之妙。聖誕節兩日之後，便是「福音約翰聖日」(St. John the Evangelist's Day)。這天，衆人都走到祭壇欄邊，牧師從聖餐碗中取出聖酒賜給衆人，這是

紀念聖約翰在燒着的油裏殉道之事。

接着便是「主顯節」(Epiphany)，衆人帶着一個小珠寶箱到教堂去。箱中裝的是金指環、香、琥珀，這是紀念東方博士(Magi)的賞賜；此外還有些粉筆。這些東西都是聖物。拿這些東西的人，回家的時候，便取粉筆，在屋子各處的門上寫着K. M. B.三個字母，每個字母之後還畫一個十字形。這三個字母代表波蘭的三個國王，據傳說所言，這三個國王是加斯帕(Kaspar)，麥啓爾(Melchior)，巴退則爾(Balthazar)。這些字跡終年留在門上。

我們知道合唱的聖誕歌，是波蘭聖誕節很大的特色。這些歌傳了幾百年，是些極優美的。有一個從西比利亞逃出的波蘭人，曾說過一個很動人的故事，便是關於這些聖誕歌的。他被放往西比利亞的時候，在囚牢裏憔悴不堪，他獨自一人，連時日也不知道了。有一天夜裏，他忽然聽見側近的牢裏，有一片很熟悉的波蘭聖誕歌聲，從桎梏的聲音中發出來；他纔知道他的附近

有些波蘭人，而且那時已是聖誕節的前夕了。

這以後便是「嘉年華會」(Carnival)。有些尋快樂的人羣，走下鄉去，從這家轉到那家，彷彿是不速之客。沿途又新得着些人加入隊裏。他們所到之處，無不受主人歡迎。無論人數多少，要想留好久便留好久，都一樣受懇切真誠的款待。田舍是很可容納人衆的，少年人們在此，常常拿穀倉來當他們的睡處。

各種尋快樂的事情要到「四旬齋日」(Lent)纔算收場。波蘭人貧富貴賤都喜歡的跳舞，到此時也就終止。從此便要守四十天很嚴敬的齋戒。在這時期內，無論如何，都不去犯葷。禮拜日便去作禱告和虔誠的儀式。在「復活節」以前的那個禮拜五(Good Friday)，有許多家裏，要把照面鏡子用黑紗蒙上。爲父母的，時常要拿一根小棍子拍打孩子們作警告，這是紀念救主耶穌受鞭打之苦；拍打的時候還唸着「上帝的傷喲」，在這一天裏，除吃點麵包

和白水以外，一點旁的東西都不吃。

「復活節」是波蘭人所最愛的一天。從富人的家裏以至於農人的草棚裏，家家戶戶都把「聖禮拜日」(Holy Saturday)那天受過祝福的食品陳列在桌上。那復活節的大宴也和聖誕節前夕的大宴一般，有宗教上和國俗上的尊嚴。這大宴是設在一張美麗的大桌布之上，桌布乃是一張白羅，上面織着耶穌受苦的事跡，特爲復活節大宴而製。四周懸着的褶襞，有黃楊作裝飾，使其中間成一個十字架模樣。還要拿黃楊的小枝桠，點綴盃盤和酒瓶，連餅上也插着。波蘭人家裏所藏的好磁器，在此時也陳列出來。

大宴中所有的食品都是冷的。其中必須備的，有刻花的豬頭、豬腿、小牛肉，咖喱波蘭香腸等。豬腿的白皮上面，還要用丁香嵌成巧妙的花紋。農人們爲備辦小牛肉和豬腿起見，在前幾禮拜內便把零用錢省積起來，因爲這兩樣東西，不論多寡，總是不可少的。有些人太貧窮了，一點也買不起，便有慈善

團體買來分給各家。

桌子的當中，是一個小羊抱着十字架的模型，用白糖或用牛油做成。凡桌面上放的牛油，都要作成小羊的模樣。這自然也是紀念耶穌的，就叫「復活節羔羊」(Paschal Lamb)。我不要忘了了一件東西，便是復活節的彩蛋。這是復活節桌上很卓著的，異常好看，都用顏料塗上：有些黃的，有些紅的綠的，有些是各種顏色混合的；還有些繪成了很精緻的花紋。這樁事體是波蘭農女的特別工作。在復活節以前許久，她們就忙着塗彩蛋，各有各的花樣。她們自出心裁，想出了很奇妙的式子來，所以變化多端，都有特點。得着彩蛋的人，極其榮幸，如獲至寶，用玻璃匣子罩着。

波蘭人復活節桌上，另有一種特別觸眼的東西，便是許多奇形異狀的餅，只有在這一天才能看見的。名目之多，真是不可勝數。有一種高的冰凍餅，自頂上切下去，成爲薄片，用酒與白糖和着吃。又有一種平而薄的餅，共有許

多樣數，加上橘子檸檬朱古力之類，頗有滋味。甜食還有橘子蘋果之類。酒便有紅色白色的葡萄酒，已經是開了瓶祝過福的；就中還有那著名的「但澤老酒」(old Danzig liquor)，浮着真金葉。

要祝福的油鹽椒醋之類，也都放在食品中間，一切都預備齊全之後，便有教士走到各家的桌子面前去祝福。所以復活節的大宴又叫着「福宴」或是「供神宴」。祝福完畢了，大家便要入座；但不在這有裝飾的桌邊，因為這是完全用來放祝過福的食品的。開宴乃是在另一張桌子上。入座之後，為父親或為家長的，便看在座人數之多寡，取一個或幾個彩蛋來，同大家分開，以表示同享復活節的福祉和歡樂；同時便飲但澤酒，開始動用着菜。

復活節時的日曜日，各個波蘭的奴僕都有全天的假。因為所吃的都是那受過祝福的食品，所以不需他們去烹調食物。陳設齋物的那張桌子，要放許多天，然後收去；桌上剩得有食品，要恭恭敬敬的燒去，因為是教會祝過福

之故。

鄉間的福宴，情形也是相同的。但是農人還有點特別奇怪的地方，他們拿着籃兒，羣聚在田舍的外邊。又在地面鋪一張繡花的白布，把籃裏的東西都陳列在上邊，成了一堆，有復活節的彩蛋、香腸、白乳餅、牛油餅子之類；教士用來祝福的鹽，也放在其中。食品上便散着花和黃楊的小枝桠，看起來很有點美麗。側邊預備一桶清水，是從村中的井裏取來的。教士唸了一定的禱告辭之後，便把鹽和在水裏，噴在食物上面。農人穿起各種顏色的衣服跪着，實在好看；教士噴鹽水，也要向他們的身上噴一遍。然後由農人們用瓶子盛了鹽水，各自取回家中去。

復活節時的月曜日有一種很奇異的風俗。男子往別家去拜訪，在門外用香水去噴那家的婦女們；農家的兒童更進一步，要從桶裏取水去潑村中的女子。但是到了復活節時的金曜日那天，便是婦女們報復的機會了，她們

也用同樣的東西去待男子。這種風俗的起源，說法不一。有些人說這是一種異教的舊習慣，從很早時代居於波蘭的異教徒傳來。有些人說有罪的人，在基督的血裏去沐浴，復活轉來，這便是一個標記。又有些人說這是古代的故事裏傳來的，當救主耶穌復活的時候，那些早期的基督教徒聚積在耶路撒冷談說此事，猶太人使用水來潑，以圖驅散他們。

復活節過後，便是波蘭的聖降日（White Sunday）。小點的市鎮和村莊，都用赤楊、白菖蒲等編成的花圈來作裝飾。鄉間的農人，便在房屋周圍行走，用鞭子打出響聲。這是一種快樂的記號。凡大地主或是主婦的命名日，便有大隊的農人在他的田舍外打鞭子出響聲作爲敬禮。鞭子同時出聲，就像軍隊進行的步聲；而且很有音韻。

花和田間的出產品，是波蘭人生活中一大部分事務。在聖降日之後不久，便將花作的冠冕送到教堂裏去祝福。花冠上面有從四福音書中抄下來

的文辭。地主此時便要到自己的田產中看一看邊界上的四角，每一角放一個花冠和一種福音書的文辭。又在每一角作一個小土堆，來表示放這兩種東西的地方。所以波蘭人田產的東南西北，都是用神聖的文辭封祝過的。波蘭人的田產大約都很寬廣，地主看邊界的時候，往往要騎馬跑去纔來得及。夏天過了，便是九月八日的波蘭「果穀佳節」(Feast of Greenery)。農人們帶了一大包蔬菜穀物，和着些田間及園裏的花卉，到教會裏請教士祝福；然後帶回家中，視如珍寶的放着，一直到第二年這一天。

波蘭的農人都愛他們那單純的花卉，女子尤其喜歡。農女在春天裏看護小花園裏的芸香、迷迭香、雁來紅，又在青草地裏種下了莫忘我 (Forget-me-nots) 和野茴香。她們在聖約翰日前夕 (六月二十二日)，把這些花草編成花冠。有些地方，當她正忙着編的時候，一句話都不能說。到了聖約翰日的黃昏，她們便走到鄰近的橋上，或到河岸上，把花冠投在水裏；花冠的中心還要點

上火光。戀人若是持着竿或乘着船去把他的愛人的花冠拾起來，他們的戀愛便要好結果。若是花冠被水沖去，投花冠的女子便知她的愛情，將來要發生不幸。若是有人得着花冠，而且其中的火光還燃着，他便要在那年裏結婚。華沙地方維斯杜拉河（Wisla R.）在那晚上成了水面大會，河中有燈火和裝飾得很美麗的船，又有水上歌曲。

農女的花冠還有些可說的事情。這件東西是沒有結婚的婦女的光榮，在她結婚的那一日便要戴這個東西。但此時不是由她自己去編的，乃是由她的朋友代她編成。當他們給她理髮的時候，要在她的髮裏放下一枚金幣。這金幣是祝福過的，母女相傳。此外還要放一粒鹽，和一點麵包在裏邊。到了作結婚跳舞的時候，在場的女賓，便來從新娘的頭上把花冠取下，以後就不再戴。

豐收節也是一個大快樂的時候。莊稼完全收了，村裏的農人在一個秋

天的午後，聚成一隊，穿起華麗的衣裳，向地主的田舍走去。一面唱歌，一面奏梵和琳與低音四絃琴。隊裏的人，大概是些善於收穫的人，男女都有；還有一羣小孩子，因聽着了音樂，不約而同的在後面跟着，真是好看。農人拿着些大花冠，乃是用各種穀類同花卉做成的；有時還取些榛子樹枝編在上面。這些花冠是拿來獻給田舍中的人的。預備獻給地主和主婦的最大；此外還有許多，預備獻田舍中一切人，各個小孩各個賓客都有。獻上之後，主人或是主人的長子便從廊下起身，走到屋面前和那收穫得最好的女子跳舞一會；主婦也出來同那收穫得最好的男子跳舞一會。這跳舞自然是波蘭國裏的真正風味。

於是衆農人便發出很古樸的聲音，謳起簡單的調子，唱歌來讚美他們的地主。他們的小辭曲裏把主人，主人的家族，和主人的孩子幾乎誇獎在天上去，這都是農人們自出心裁作成的。這些唱歌的，照規矩總是拿鄰人來陪

視主人。說鄰人如何不及主人，他們的收穫如何不好，以顯出主人的好處。音樂完畢，主人出來感謝他們頌揚的一翻言語；請他們到最大的倉房裏去作跳舞，用晚餐。那倉房是特別爲這個機會打掃出來的，全村的人都要到裏邊去跳舞作樂，一直到夜深。主人已備下了晚餐，食品便是些麥酒蘋果，白麵包，餅餌之類。主人家裏的人，不時走到倉裏停一會，與農人們跳舞。

第三章 格拉科的一日遊

格拉科 (Cracow) 是奧地利波蘭 (Austrian Poland) 的主要城市，是昔日的波蘭都城。從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，波蘭的國王都在這裏加冕。以後波蘭人覺得華沙是一個更便利的中心都會，所以纔把華沙改爲都城。

格拉科是歐洲很美麗的城市中的一個。附近有一支山脈叫做塔特洛山脈 (Tatra Mountains)，是從喀爾巴阡山脈分出來的，山巔常常堆着雪。城

的周圍有花園繞着。街道的兩旁便是些精美的舊式建築，有美麗的古代門廊。城中的農人穿的多是顏色衣服，所以處處都覺得鮮豔。

格拉科的各個石像都經過興亡之感，使波蘭人想見他們祖先時代的自由，也望再有自由的一天。他們無論轉到何處，都可以見着他們國家光榮的紀念碑，一看便發生愛慕和自豪的情。他們記得奧地利把這個地方奪去了，在一百年前波蘭人又取轉來，格拉科便成了一個獨立的小小波蘭；維持了三十年之久（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六年），纔被奧地利再奪轉去管領。他們又記得從此以後的二十年中，奧地利人殺害波蘭人如何殘酷，一直到五六十年前，奧地利人纔許奧地利波蘭間的人自治。所以波蘭人在那時候，雖則仍然很受奧地利政府很多的不平待遇，但格拉科間的波蘭人，已經恢復自由了。

我們要看一看城中古代大市場的光景。市場是些莊嚴的宮室環繞着

的。到了開市的日子，農人穿着鮮豔的衣服，各人站在攤邊，忙於買賣，這真是最有趣最佳妙的情形。市場的這一旁，立着奇古的建築，有很多的裝飾，有一座佛來銘式（Flemish）的鐘樓高聳着；建築的下面有拱街，街旁排列着鋪子，這便是舊衣行。這建築外面是聖馬利大教堂。教堂的兩塔彼此全不相同：有一塔是金頂的，頂上還聳出幾條塔尖，高標在空中，格拉科城中再沒有比得上的了；另一塔矮了好些，上面是圓頂，一看並不像要與對面的高塔配成對的樣子。故事裏說，造這兩塔的人是兩弟兄，這一個見那一個造得快些，便發怒把他殺了；所以遺留下的塔，直到現在仍舊是沒有完工的樣子。

高的一個塔上，沒有一天不吹着喇叭，大奏其樂。波蘭人本來是極愛國的，每天聽見這類狂放的調子，在他們城裏的尖塔上面高唱入雲，就彷彿是軍號一聲，叫他們準備着爲國家效命。此地更當得說及的，似乎是格拉哥城裏的一個大鐘，這便是著名的西祺門鐘（*Zygmunt Bell*），乃是一次波蘭打

了大勝仗後拿槍炮的材料鑄成的。據波蘭人說，這種的宏大聲音要傳到塔特洛山脈以外很遠的地方。更有一說，說埋在那些山間的波蘭戰士，要有一天被這鐘的響聲喚起來，爲波蘭的自身戰爭。

我們若進聖馬利教堂去看，便要驚訝內邊的寬廣高大。在令節的日子，要拿兩架鋼琴合奏；但是這屋宇太大了，所以琴聲仍然不十分宏亮。波蘭人對我們說，兩個教士可以在這裏講同樣的書，並不相妨。這座教堂顏色輝煌。那樂歌班牆上畫的天使好似活的一般，穿着各種顏色的袍，翅的顏色也深淺不同，拿着梵和琳大箏畫角，就像要與樂歌隊裏婉轉的聲音合起來，唱天堂讚美詩一樣。這是近代波蘭的最大美術家馬退科 (Matyka) 所畫。

那高高的祭壇上面，有一座很好的雕像，是用木雕成的，表面塗着金色和他種顏色。波蘭人有這樣的藝術品，很可以自豪。這是十五世紀時波蘭雕刻家斯托斯威特 (Wit Stwos) 作成的。他爲此廢了十五年工夫，不幸他後

來盲了目。過不快活的日子。

市場裏還有一件不可忘記的東西，波蘭人視爲這城市所有的最神聖珍寶。一七九四年，波蘭的大愛國英雄科修斯古塔第阿斯（*Thaddeus Kosciuszko*），見着他的本國被俄羅斯、奧地利、普魯士瓜分了，便集起農人們，以鐮刀作他們的軍器，立在他們的面前發誓，非從敵人的手裏把波蘭解放出來不肯罷休。他站的地方，而今有一個小碑作標記，每到週年紀念那天，波蘭人便放些花圈在上面。那些爲爭國家的自由而戰死的男兒，是波蘭人所不能忘的。格拉科和其他波蘭城鎮的公共墓場裏，都立得有碑來紀念在波蘭起事期中爲國捐軀的人。五月一日，波蘭人要在他們死者的墓上掛花圈，這國家紀念碑便被花封滿。在十一月二日（衆魂日“*All Souls' Day*”）那天，格拉科城內的波蘭學生和愛國團體，都來圍繞着這紀念碑唱國歌。

格拉科是波蘭國王和國中許多大愛國志士的葬處，這便是波蘭人特

別愛格拉科，而視爲真正聖城的原因之一。在發斐爾 (Wawel) 古宮間有一座大禮拜堂，波蘭獨立時候的歷代國王都在那裏長眠着。科修斯古和坡納托甫斯歧 (Poniatowski)，密次挈維喜，亞當 (Adam Mickiewicz) 的遺骸也在這裏。坡納托甫斯歧是波蘭的大軍人，他從着拿破崙的軍隊爲國家戰爭，在來比錫之戰 (Battle of Leipzig) 落在易北河 (Elbe R.) 中淹死了。密挈維次，亞當是最佳美的波蘭詩人，他在放逐時候，寫了許多哀傷波蘭受苦的詩；又有些是描寫立陶宛的森林，大澤，和那裏鄉村生活的，所以波蘭人對於他的詩特別愛。

我們走進發斐爾禮拜堂，便見一種奇異莊嚴的景象。去瞧那些墳墓，便見着很多的雕刻物。有許多墳墓是精美的小墓堂圍繞着的。這裏的樣樣東西，似乎都使我們「發思古之幽情。」我們留連的時候，便幻想到那教堂的兩廊中現在長眠着的人的活影，他們在昔日使國家何等強大；萬不料一朝

被人克服了，受盡千般苦楚。我們在地面上禮堂中，或是地下面極古舊的墓道中（國王們的石棺便在這裏放着，可以看見），不時要遇着一個大學裏來的學生（這大學便是歐洲北部最古的），領着一羣農人，在他們國王的各墳墓邊盤桓，同時又爲農人講他們國家的歷史。這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作的一樁愛國事體。這些誠懇的農人們，都傾聽着這位少年的言語；一聞着他們可愛的國家已往的歷史，幾乎崇敬得神魂俱往了。

這位學生又指示他們到中央的大墓堂去，那裏有格拉科的主教聖斯坦尼斯拉斯（*St. Stanislas*）的墳墓，墓上還有一個銀匣。聖斯坦尼斯拉斯是被波蘭王勇波勒斯拉斯（*Boleslas the Bold*）殺在祭壇下的。他被殺的情形，與英國的托馬斯伯克特（*Thomas à Becket*）相彷彿。後來聖斯坦尼斯拉斯被封爲波蘭的恩神。有一段神話，說這位國王遭了人民的恨惡厭棄，離了王位，逃到一處森林裏去藏避着。他因爲有罪，變成波蘭從前所不曾見過的一

種樹子，也就是各樹之王，橡樹便如此起源的。

假如我們隨着衆農人發問，問那些懸在墓堂上的旗子是甚麼；這學生便要告訴我們那些是土耳其旗子，被波蘭王索比厄斯基約翰（John Sobieski）搶奪來的。因爲土耳其人最凶猛的侵到歐洲，被這位國王領起波蘭軍隊把他們打敗了，保全基督教世界。在一六八三年，土耳其人和韃靼人開來了大隊，向維也納進行，好似要一往直前征服歐洲。奧地利的皇帝便來向索比厄斯基求援。本來索比厄斯基在卽位以前，已經大勝過土耳其人，所以衆人視他爲基督教的保護者。此時，他應允了奧地利的請求，也向維也納而來。他的波蘭兵隊，與那成千累萬的土耳其兵和韃靼兵相比，真是差得太遠了。他大喊一聲：「上帝保障波蘭呀！」便領着波蘭人上前攻擊。敵人的兵戈交加，異常可怕；波蘭個個人的戈矛，幾乎都碎折了。但是波蘭人奮勇進攻，終於把那些回教徒打敗，各基督教國家纔遇救了。索比厄斯基描寫他的勝利道：

「我來，我看見，上帝得勝了！」

這位學生領我們到祭壇後面，去看索比厄斯基的墳墓，紀念碑上面雕的是被征服的土耳其人跪着的圖形。他又叫我們看旁邊的一個壇上有一具土耳其大宰相的金馬鐙，是索比厄斯基送到這裏來作爲感謝品的。

這位學生又領我們停在一個古墓的面前，這古墓是波蘭王矮拉第斯勞 (Ladislav the Dwarf) 的，有些奇異的雕刻。這位國王把格拉科改爲國都，又把那皮阿司特朝四分五裂的波蘭統一了，很奠下一大部分的波蘭偉大根基。這位名王的雕像，手中拿着一柄有缺口的短劍，那便代表大征服者波勒斯拉斯大王 (Boleslav I. the Great) 的劍。當大王取了基輔 (Kiev) 騎馬進城的時候，舉起他的劍去砍那金門 (Golden Gate)，用力很猛，所以把刀口也弄缺了。在波蘭獨立着的各世紀中，這柄劍被藏在國庫裏，每逢波蘭國王卽位的時候，便取出來掛在身旁。後來這柄劍被俄羅斯人拿出波蘭，現今放在比

得格勒 (Petrograd) 的博物院裏。至於波蘭歷代國王用過的冕，據說還安全保存着，藏在波蘭某處的一個波蘭人家裏，累代相傳，要等到波蘭自己有國王出現，纔再拿出來奉獻。

昔日有一個比我們尊貴的人物，也曾在矮拉第斯勞的墓邊立過。在十七世紀間，瑞典人把波蘭征服了一半。波蘭此時，四面受敵，已沒有多大的解放希望了。波蘭王卡息米耳約翰 (John Casimir) 被打敗逃走了。瑞典王考斯道夫查理 (Charles Gustavus) 來在發斐爾禮拜堂的周圍行走，具一種征服者的氣概，去觀看波蘭歷代帝王的墳墓。一個看守禮拜堂的僧人隨從着這位瑞典王，指着矮拉第斯勞的墳說道：「拉第斯勞曾被驅離了王位三次，也三次把王位奪回來。」

考斯道夫查理很傲慢的說道：「你們的卡息米耳約翰這一次被驅走了，永遠不得轉回來。」

波蘭僧人從容回答道：「誰人知道呢？只有上帝纔是萬能的。至於命運，乃是無常的呀！」

這波蘭人的話果然驗了。有一個名叫科爾得奇（Kordecki）的僧人，乃是波蘭歷史中的一個可愛英雄，他僅僅得其他的幾個僧人和一小隊兵丁來幫助，便把瑞典兵驅逐出辰斯托和發（Zrenstochowa）城外。從此以後，戰勢就轉變了。瑞典人急急退出波蘭，卡息米爾約翰得以轉回來。那位學生把這故事詳細對衆農人講，因為他們的國家在從前曾經如此奇異的救轉來；或者以後也是要很奇異的再救轉來。

於是我們又一齊走到良好的雅德維嘉皇后（Queen Jadwiga）的美麗全身像面前。這像便安在她的墳塋上，作合掌的狀態。我們都走到墓頂上去，階級上便放着許多花。那些誠虔的婦女們便跪下作禱告。領導的學生告訴我們，這皇后之愛國家，勝於愛她自己的快樂，所以爲謀人民的利益，捨棄了

她的愛人。他就把下面的故事告訴我們。

在十四世紀的末年，波蘭的王位傳給一個女子，她是歐洲最美麗的公主之一個，名字就叫雅德維加。她幼年的生活，是在匈牙利的朝廷裏過的。她的父親是匈牙利和波蘭之王。後來她與一個日耳曼王子叫着威廉的訂了婚，威廉是一個韶秀的青年，很爲公主所鍾愛。公主的父親死了，波蘭的貴族們便請她來到格拉科，在這發斐爾禮拜堂加冕。但是她到了發斐爾的堡裏，察知波蘭的貴族另有計畫。這是甚麼計畫呢？因爲波蘭的東北方與俄羅斯之間，有一片野地，中間有許多廣大的藪澤和森林，這便是我們在前章敘述過的立陶苑。那裏的人民所用的言語，一點也不與歐洲他部分的相同，至今還是如此。據有學問的人所信，這種言語是從東方來的。當雅得維加的時候，那裏的人還是異教徒；一直到十四世紀很晚的時期，都是如此。他們崇拜火和森林中的樹木。他們又信蛇是一種保護家室的東西，能夠把家宅裏的魔

鬼驅走，所以每一立陶宛人的家宅，都要養這樣的一條蛇，在地板上放着一碗牛乳喂他。這裏有一個信異教的粗暴王子，名叫雅吉厄羅（Jagiello）。當雅德維加爲波蘭皇后的時期，這雅吉厄羅正統有立陶宛的全部。波蘭的貴族們說道：雅德維加若是能夠捨棄了她的日耳曼愛人，去和雅吉厄羅結婚，就可以使歐洲東部雅吉厄羅所有的地土盡歸併於波蘭，因此可以爲她防禦俄羅斯最可靠的屏藩，因爲波蘭全憑有立陶宛與俄羅斯相隔；而且立陶宛全境可以受基督教之化，波蘭也就可以強盛，而不復怕四鄰的任何敵國了。

這樣的提議，使這位青春的公主痛心欲死。因爲在這面一看，是她所極愛的一個美王子；往那面一看，是一個生人，在她的目中不過是個蠻子。然而她又知道，與雅吉厄羅結婚之後，可以使一個異教王子，和他所屬的千萬人都歸依於基督教範圍，兼可以救她的國家。她要作的犧牲，似乎很難說了。

她的愛人來到格拉科了。她便不顧一切，決定從堡裏逃出去，與她所愛

的人結婚。有一天晚上，她逃下樓來（這樓梯的遺跡，至今還可以在發斐爾的古宮裏看見），被衛兵擋住，不准通過。她便從衛兵的手裏奪一柄斧頭來，向門砍去，被外面的人聽着了。便有一個老貴族急忙趕來，懇求她愛波蘭，依然退回去。

她果然退回去了，就跪在壁間掛的一個十字架面前，一面哭，一面禱告；過了通夜，後來她終於把愛情戰勝了。雅吉厄羅受洗之後，改名拉第斯勞。他與這十六歲的波蘭皇后，在發斐爾禮拜堂結婚，慶祝的典禮極其隆盛。從此以後，就沒有人見雅德維加有甚麼傷心的痕跡了。她對於爲波蘭而擇取的這樣苦運，用一片順受的心過去，永遠不變。她們結婚以後，雙雙走到立陶苑各處，使人民成千累萬的在河岸受洗禮；把他們昔日供奉在各種神祇前的祭火永遠撲滅了，把蛇也趕走了。因此不須流一點血，就把立陶苑完全征服了，這真是一件奇異的功績。

這位聖善的皇后，經過了許多艱難困苦。她的短促餘年，就用來給人民作有益的事。人民也把她視爲慈母，永遠不忘。她結婚以後不久的某天，國王曾把農人的牛不公的奪取了。農人們便來向皇后哭訴，請求她援救。她便勸她的丈夫把這件錯處改正，她並且忘不了這些可憐人所受的苦處。所以她對王說道：『你固然可以把他們的牛還給他們；但是他們的淚，卻無處取償了。』

她親手作成的許多美麗刺繡品，至今還存在波蘭的許多教堂裏。她那豐富的賞賜品，也可以在發斐爾禮拜堂中看見。她爲波蘭犧牲自己的幸福，是波蘭人永遠不能忘記的；她爲國家得的光榮，也是如此。所以她是波蘭皇后中最受國人愛戴的一個了。

領導我們的學生，又把雅德維加爲波蘭而犧牲自己的幸福，在下面哭着下決心的那個十字架指示我們。這東西是在發斐爾禮拜堂的一所偏堂

裏掛着索比厄斯基所奪得的那只金馬鐙，便放在這十字架的下面。

這些是我們在發斐爾禮拜堂所見着的。那學生和他所領着的農人，還沒有看過一半。我們因爲還要走許多地方看許多東西，所以不能久等他們。我們離開發斐爾禮拜堂的時候，又想起許多年以前（一百多年以前）的一個快樂日子。坡納托甫斯歧把奧地利人驅出了格拉科，波蘭人重有這個好城。坡納托甫斯歧走到這個禮拜堂的耳房，他的兵士的鞍馬之聲，把禮拜堂的牆壁都震動了。這個英雄是落水死的，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，他因爲要保護法蘭西兵退卻，所以留在後面，不肯獨自逃生。當他還沒有被波浪滅頂的那一刻，他曾說過這樣幾句最後的話：「上帝把波蘭人的榮譽給我，我只有仍然把這榮譽歸還上帝。」

發斐爾古宮使人發生許多想像，有些是很可悲的。在奧地利許加里西亞自治以前，曾派有戍兵駐在這裏的堡內。從前波蘭帝王的莊嚴宮室，便大

遭這些戍兵的蹂躪，污毀得不堪。波蘭只有忍痛見着這些佔住他們國家的古堡，特來壓制他們的國家到底的兵士，任意處置這些美麗東西。這是他們的黑暗日子。學校裏的波蘭兒童，是不准彼此講波蘭話的。巡警要挨門挨戶的去搜查波蘭書籍，波蘭人若是藏了一本波蘭書，或借一本給朋友，便要捉進牢裏。有些人僅僅有愛國的嫌疑，就被捉來關起，或被槍斃。

後來奧地利政府改善了波蘭的待遇，把發斐爾宮退還給波蘭人。波蘭人便盡力去培補奧地利兵士所加的損害。而今他們把那座宏大的古堡用作一個博物院，收藏他們國家的好東西。

我們從這古堡的高塔上，便望見了格拉科的一片美景。衆塔參錯，古堡四圍的大道綠樹成蔭，維斯杜納河水光閃爍，從這城流過。我們一見此河，便想起了方達 (Wanda) 的神話，又從格拉科這個名稱，想起了建築此城的故事。神話中的英雄名叫格拉卡斯 (Krukus)，曾經和一條龍戰鬥，把龍殺了，就

在龍死的地方建築這城，照他的名叫爲格拉科。有一個日耳曼王子，遣人來向他的嗣女方達求婚。她不願把本身和本國給這波蘭的敵人，有一晚上，月光照耀着維斯杜納河的時候，她就跳下河去。她的屍體被人撈起來，她的人民來見着這蒼白色的美麗公主，殭臥在月光之下，都哭起來。有兩個自有史以前時代留下的土堆，現今還存在着，據傳說所講，格拉卡斯和方達二人便葬在那下面。

若講到土堆，格拉科城外一座小山的頂上，有一個奇異的高堆，更值得一說。在波蘭人談起來，那是格拉科的珍寶光榮。那就是有名的科修斯古墳堆。

當科修斯古流死在瑞士的時候，波蘭人似乎以爲立肖像太小了，不夠與他作紀念。便決定照格拉卡斯墳堆和方達墳堆的模式，去給他作一個大土堆。這個土堆，要從這位大愛國家爲波蘭而作戰所到過的各個戰場中，取

土來壘成。有時這卻不是容易辦的。例如科修斯古某次與俄羅斯打仗，波蘭農人的鐮刀隊奪了俄人的大礮，便獲大勝；而今波蘭人就想把當時俄人安大礮那個地方的土，運到格拉科。但是此刻已經被一個陶匠的小屋子踞着了。波蘭來人向他說明希望，那陶匠竟毫不遲疑，把他作工用的爐子打了，以便他們挖取下面的泥土。波蘭人把這樣收集的泥土，一齊裝在車裏，用花蓋着，運送到格拉科，傾在墳堆的中心。擁擠在墓旁參與典禮的波蘭人，有的用小車，有的用鏟子，有的甚至用赤手，都把土向墳堆上壘，越壘越大。格拉科城裏的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絡繹不絕的來到這小山，經過了好些日子。他們一來，便要把土向這山頂上壘，後來竟成了一座大墳堆。

現在這墳堆有六十五英尺高，雄峙在格拉科的城外，與波蘭遠處美麗的山脈遙遙相映。這真可算波蘭男女愛這最可崇敬的國家英雄的一個不朽紀念了。

另有一個神話，說昔日有個波希米的（Bohemian）公主，名叫聖庫尼干達（St. Kunegunda），當時要和波蘭的一個國王結婚。在她要啓行到波蘭之前，她的父親命她選擇點禮物一同帶去。這公主便說，她想得點東西能夠使她的新人民，不論貧富都能受益的。她的父親便吩咐她一到了波蘭，便把她的結婚指環拋在一個土坑裏，命人去找尋。公主果然照行。找尋的人尋見指環被鹽包着，於是波蘭人纔知道本國裏有鹽藏着，就開礦場去取這可貴的食品。這便是格拉科附近菲利支卡（Wieliczka）大鹽場在神話中的開端。如今此地採鹽已曾有幾百年之久了。鹽便是加里西亞境內很可寶貴的出品之一宗。

我們從格拉科去參觀這鹽礦，是很容易的。我們下降到一個很深的坑裏，經過了七層，一直到出巖鹽的地方。我們一層一層的從樓梯下去。各通道合起來，有七十、五十英里長，我們完全迷在其間了。凡我們沒有想到要在礦

坑裏遇着的東西，都現在眼前，無奇不有。有許多小教堂散布在裏邊的各處，中間有祭壇，四壁的龕中有聖徒的肖像，都是用鹽做成的。裏邊又有大方尖塔和金字塔。有極高極廣的屋子，中間點上蠟燭，照得那壁上灰色的鹽發光，如金鋼石一般。於是我們又走到裏邊的地下湖內去盪船，在大巖洞裏的水面上來往，四圍都是灰色的鹽巖。我們此時所到地方之深陷，簡直出乎意料之外，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經驗啊！這裏邊的波蘭礦夫，對我們極其寬厚誠懇，拿餅子和酒給我們吃，還爲我們唱了些歌曲。這裏所出的鹽，品質極好。礦物是波蘭境內很豐富的。加里西亞又有極大的石油場，供給歐洲最大部分的石油。

第四章 波蘭孩子的苦境

波蘭的國運便靠她的一般小孩子，因爲他們便是國家將來的男女國

民壓迫波蘭的人知道這一點，波蘭人也知道這一點。所以波蘭小孩子的上面，常常有兩重戰爭進行着。管轄波蘭的異邦帝王，決定不使波蘭的小孩子具波蘭的國性；屬德國的便要化成德國人，屬俄國的便要化成俄國人。但是波蘭的父親和母親也一樣的堅決，要使他們的孩子成爲愛祖國的波蘭人。他們從很早的時期便訓練孩子，叫他們無論受何等艱苦可怕的懲罰，都要忠心於他們可愛的祖國。所以我們見波蘭人在孩子時代，已經擔負上了偉大可貴的工作——愛國——了！這是自由國家的孩子們所少見的。

待我們略略看一看：那管轄波蘭的異邦君主們，對待波蘭小孩子可怕的辣手段。讀了這段可慘的故事，我們——尤其是我們中國的小孩子和我們亞洲各弱國的小孩子——應該想到波蘭的男女孩童，受了何等的損失，纔得保存了他們的國民性。我們表同情於可憐而可敬的波蘭人，早就希望他們所處的境地不久到頭，希望波蘭的小孩子恢復了自由。可喜一九一八

年，那瓜分波蘭的三個惡魔帝國，敗的敗了，瓦解的瓦解了；壓迫波蘭人的三國魔王，死的死了，逃的逃了。波蘭人幾代以來茹苦含辛所抱的大希望——獨立自由——終於達到。但我們對於受重大痛苦的波蘭小孩，和努力抵抗大厄運，爲波蘭保留其子女的父母們，應該表示十分的尊敬，卻是始終不變的。我們現在要敘述的慘景，乃是發生在素以專制著名的俄國政府之下。

在俄羅斯波蘭間，波蘭孩童所受的教育，完全是俄羅斯式的。在過去的八十多年之中，波蘭式的學校盡被封了，或被強迫變成俄羅斯式。波蘭的小孩子在學校裏，大約決不能聽見本國的語言，甚至於不准用波蘭語在此相談。在波蘭的某等地方內，連他們的宗教也是用俄國話教的；教的人信的是別一派宗教，毫不懂得他所教的這一種。學校裏是不把祖國的歷史講給波蘭小孩子聽的。或者還要壞些，教師要拿全不真確的話來告小孩子，嘲笑他們的國王和英雄，欺哄他們使他們對於祖國得一種不好的觀念，因此使他

們漸漸厭惡他們的祖國。嚶！波蘭愛國的小孩子遇着這樣的情形，是何等痛苦啊！他回家後，很奮激的把這些見聞，向他的母親重述一遍，他的母親又纔把真的告訴他。

這樣一來，俄羅斯波蘭間的波蘭小孩子們便喪失了他們本國的語言和國性嗎？決不！決不！這些小孩子是在暗地裏受本國教育的。若是被發現了，便要大受懲罰。政府雖禁止波蘭式的學校；但是波蘭人卻極慷慨的拿出很多私財來，維持他們的私立學校。在政府禁止他們開私立學校的時期，他們就冒着大危險秘密進行。有一短時期，政府許他們設私立學校了，他們仍全然傾私囊去維持。在大戰以前的幾年，政府又再來封禁，他們又依舊取向來的秘密行爲。俄國政府短短的開禁時期，是一九〇五年（這年俄國宣布立憲）以後的幾年。這幾年的進行如何呢？謝謝波蘭的小孩子，他們得着父母在後面贊助，便繼續罷課，堅決的拒絕進俄羅斯式的學校。所以這些學校的

課堂常常空着，俄國教師走來，只見些桌櫈，不見人影，便無從教起。

波蘭愛國男女，很勇敢很冒險而辦的私立學校，存立極不容易，差不多是得一天過一天的在進行。若是俄羅斯政府知道了這些學校是波蘭式的，知道了裏邊的課程是用波蘭語去教的，知道了這裏是教小孩子去做良好的波蘭人，是與小孩子講波蘭國家的歷史：這學校便要遭封閉，教員便要受監禁，說不定還要被流放到西比利亞去咧！警察是可以隨時突然來查這些學校的。但是波蘭人也常常留心警備着，學校裏往往派一個人在外面望風。每逢波蘭的小學生在演波蘭戲或習波蘭歌的時候，他們尤其小心戒備，遣人在門口瞭望，以免警察突然而來。最危險的，要算俄國視察員來查學校的時候。大小的僕役便在門前的花園裏看望，發出警報。教員聽着，便把消息傳給大家。所以視察員一到屋的時候，各種波蘭圖書都謹慎的捲藏起來了，凡可以引起猜疑的東西都拿開了。他們的神速，好似閃電一般；他們的敏捷，

好像大輪船上演習遇險時的動作一般，船上預先教乘客在船遇險時怎樣去得適宜的地位。俄羅斯波蘭的私立學校裏，也預先使教員，學生，僕役個個都知道臨時取甚麼方法，所以他們各人都能夠安然去應變。

視察員進來之後，自然是用俄語問，要俄語回答了。有時候，他遇着很多的青年僕役在左右。其實，這並不是僕役呀。大概這裏有些波蘭教員，不是俄羅斯波蘭的本地人，他們或許是從奧地利波蘭來的，或許是從普魯士波蘭來的。俄羅斯波蘭的波蘭人，自然個個都懂得俄語，因為他們不得不去學會；至於那奧地利波蘭或普魯士波蘭的波蘭人，便不一定知道俄語。若是視察員用俄語來問，教員不能懂得，或者他發覺了教員不能用俄語去對小學生講話（視察員的心中，自然很以為各樣課程，都是用俄語教的），他便立刻識破了這學校是波蘭式的，於是就不免發生極難過極危險的遭遇了。學校要因此收沒，小學生要因此一概遣散，教員要因此走進俄國的監獄。所以學

校直接知道視察員已經動身來了，便使那不能說俄國話的教員，穿上僕役的衣服在旁邊伺候。

可是，波蘭對於這些危險，處之泰然，遠出乎我們意料之外。一則因波蘭人不論男女，都有異常勇敢的天性（波蘭的女子，也往往不知道甚麼叫恐懼）；二則因波蘭人一生飽經危險困難，對於前途的遭遇，一點也沒有把握；像這類的事體中，也有喪失頭顱的時候。所以他們一概以愉快的心理去處置。有時候還要對他們的壓迫者，小小的作點惡劇來尋開心。例如俄國的視察員叫學校裏把俄皇尼古拉斯第二的肖像，掛在壁上的崇敬地方；波蘭的教師以爲這是侮辱波蘭國性的，早已塞在碗櫃裏去了。視察員一定要他們掛出來，他們便摸了一張英王佐治的像來搪塞。因爲這兩個國王的像有些相同。他們把這像掛在一個昏暗的屋角裏，光線照得模模糊糊的，視察員看不十分清楚，以爲這便是俄皇的御容了，心裏已經滿足。那些波蘭人在一邊，

也和他一樣滿足。

俄羅斯波蘭內被禁的學校，像這樣的情形很多很多，言之不盡。有一個學校的教員，因為打電話稍稍漏了一點本國話出來，被旁人聽見了，幾乎惹出大禍來；幸而校長與一個外國公使有大關係，纔使學校免於破壞。更有一個學校，是訓練波蘭女子，使她們受有益於生活的各種教育的；她們要裝起全然不是在學校的模樣，把牀和家具等等物件，都要包來藏起，以避一時的查看。

在普魯士波蘭內的波蘭小孩子，也是一樣的可憐。很小的孩子，在幼稚園裏便不能聽見一個波蘭字。就是聖教問答和祈禱文也是用德文教，用德文說的，到不管一個德文還不會知道的小孩子懂不懂得。他們若是不肯用德文去說那聖教問答和祈禱文，而想用本國語去說，便要被德國教員很殘暴的鞭打。為父母的，聽見他們的小孩子大哭狂叫，跑到學校裏去和教員理

論，反對他們的殘暴，便要受罰金；不然，便要被送到監牢裏。縱然爲父母的是作苦度日來養活小孩的人，小孩離了他們便無所依靠，也免不了如此去受罪。

波蘭很小的孩子僅僅因爲不肯把波蘭話改了去說德語，便被德國教師鞭打以至於死；若不被鞭打，便被關在學校裏，幾點鐘之久還不放。若是一個小小的波蘭孩子被打起病來，不能到學校去補缺席，他的父親也要因此受罰。除了這些身體上的惡劣待遇之外，波蘭的小孩子又常常受德國教員的大罵，加之以豬狗一類的惡名稱。

波蘭的小孩子，在學校裏，一個波蘭字也聽不見，連解釋德國字的時候也不准用；所以他們回到家中，一點東西都沒有學得。這便是鄉村學校德國教員對於波蘭小學生的教法。他想要告訴他們德文的「抓」字，但是他不用這些孩子所知道的波蘭字去解釋，卻畫一個符號去表示。一面拿手努力的

抓頭，一面把這德文唸與孩子們聽。這些孩子都猜不出他的意思。內中有一個揣想道，莫非是牙齒痛嗎？大約一定是了。於是全班的學生都高聲唸道，「牙齒痛。」德國教員便大大的冒火了，說不定又是一場鞭打。你想這不是他的過錯是誰的呢？

這些小孩子在家裏受過父母訓練，深知道這後面的大問題。他們知道如果由德國教員使他們波蘭的語言和國家忘記了，鄙屑了，他們便是國家的大罪人；如果他們不用母親的懷裏學來的本國話去作禱告，而用外國專制主想絕滅他們的國性，強迫他們去學的德文作禱告，他們便是上帝的大罪人。所以德國人儘管用盡各種方法，總不能夠把波蘭小孩子變成德國人。這些小孩子的眼裏，簡直把德文看成最可惡的功課。一提起德文，便想到他們在學校裏所受的鞭打，和各種不好的待遇。至於本國語呢，是家裏和教會裏最美好最神聖的話。

一個波蘭孩子，有一天從學校出來正跑回家的時候，遇着了一個波蘭的教士。這教士把這孩子止住，同他講起話來。

教士說：「把你在學校裏習的禱告文，唸給我聽吓！」

這孩子用德文草草的唸道：「我們在天父！」半吞半吐的唸着，一溜的胡亂搪塞過了。

教士又說：「現在把波蘭語的禱告文，唸來聽吓！」

這孩子的態度便大不相同了。他脫了帽，跪在地上，把兩個拳頭捏着，用波蘭文極緩慢極誠懇的唸：「我們在天父！」好似在教會裏一般。

就是這些小孩子，也知道爲國家去犧牲去受苦的好教訓。他們豈不知道學校裏非用德文去作禱告，或練習宗教不可。若是違背了，便有那種可怕的棍子在後面。然而他們總是堅定不移，寧願冒犯身體上的痛苦，而不肯捨棄波蘭文的禱告和波蘭語。他們等到學校裏的這些慘劇過了之後，帶起身

上的血跡和傷痕，一隊一隊的結合起，走到那波蘭路旁所常見的十字架下，跪着告訴救主：說救主爲人類流血，而今他們也來把他們的痛苦奉獻給救主。

上等階級的孩子們，也沒有比較好點的情形。在普魯士波蘭境內，凡是波蘭式的學校，無論是男學校或女學校，都不准設立。波蘭兒童的學校生活，最苦不過了。他們那裏能夠學別國的人一樣，回想昔日的學校生活。例如英國人，到老來還歡喜告訴我們，說他們一生最快樂的時期是在學校的幾年。至於波蘭兒童呢，他們雖然是精神活潑性情愉快的；但被那德國的同學踐踏得像狗子一般，尤其被那德國的教員虐待得不堪。學校裏所設備的獎學金或特別獎品，是輪不到波蘭學生身上的；無論他有好高的天才，也休想他們坐在講堂裏，每每聽見德國的教員仿倣波蘭語來作玩；對於他們國家的事情，總拿些極不真的話來講論；對於波蘭，總拿些極侮辱的話來嘲笑。然而

這些波蘭學生，心裏雖然痛苦憤激得不了；也只有忍耐住，不敢發聲。散到他們手裏來的書，把波蘭人各種好事實的真像盡行滅沒了。但波蘭學生是不可以起來辯駁的；若是他起來辯駁，就要被斥退了。其他如波蘭文的歷史，或是波蘭詩人和文學家的作品，也一點都不許波蘭學生看。

有時候，波蘭學生在學校裏聚集起來，作一個小小的俱樂部，去讀他們國家的好詩，或是去研究波蘭光榮浪漫的歷史。這豈不是他們課餘最好最無妨害的消遣法嗎。然而幾年以前，某處德國學校裏小小的這樣一個團體，被察覺了，竟發生很可怕的结果來。組織團體的波蘭學生被公布斥退了，凡德國境內的各個學校或大學，都不許再收他們。於是他們的教育，就從此告終了；他們在德國法令之下，能得着的一點進身之路，就因此斷絕了。更有一層，這些學生都是波蘭高等人家的子弟，竟因此罰到普魯士的軍隊裏去當下級兵三年。

波蘭學生的書桌裏或是書堆裏，只要發見了一本波蘭文的書，不論是波蘭的歷史也好，是波蘭詩集也好，這學生就要因此被斥退。你想那德文不好的波蘭學生怎樣難過啊！因為樣樣功課，都要用德文去學呀。所以波蘭學生要永遠離開學校的時候，他們一定是很喜歡的。

雖則如此，普魯士波蘭和俄羅斯波蘭都還有一個地方，使波蘭的小孩子得受波蘭教育。這個惟一的地方便是家庭。波蘭小孩子之能夠仍舊爲波蘭人，便是他們的父親和母親教養成的。爲父母的，縱然貧窮到作苦工的地步，每天爲那長時間的勞動，已經疲乏得不堪了；他們還把那幾點鐘的休息時間，用來教小孩子，使小孩子得着學校裏所不能得的波蘭式教育。普魯士政府也用盡種種方法，去阻滯這些小孩子在家中受波蘭化，不許波蘭小孩子有波蘭人家庭教師或保姆。這樣一來，各種波蘭式的教訓，都由母親擔任了。德國政府又許警察隨時可到私人家裏去搜查各屋子，看有沒有人在

裏使小孩子受波蘭式教育。但是，波蘭人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也還有法子去防備。因為德國境內的人家，只有一間屋子是不許警察進去的，那便是母親的臥室。所以波蘭的婦人便把小孩子們召集起，都到她的臥室裏去。知道別的地方是不行的，只有在這地方很穩當。小孩子進來圍着牀坐下，波蘭的歷史和波蘭人所應該知道的其他種種東西，都是在牀前秘密教授的。

若是波蘭慈悲好善的婦人，敢於聚集起農家的小孩子們圍繞着她，用波蘭語去講聖教問答，她便不免要進監獄。有一個婦人，就因為作這樣的善事，被警察捉來丟在一所空牢裏，牀也沒有，桌櫈也沒有，她竟至在這裏面過了五天。然而波蘭的婦人們並不因此沮喪，她們決心要冒種種犧牲去救小孩子們；就是因此坐監坐牢，也是她們心甘情願的。

波蘭人可以自由辦波蘭式學校的惟一地方，便是奧地利波蘭。這裏在大戰以前，就是這樣的了；但是這裏的小孩子之愛祖國，和他們的愛國工作，

卻不見得後於別處。這些能學波蘭話，能進純粹波蘭式學校的小孩子，對於不能夠如他們一樣的小愛國同胞，有一種援助。他們湊集起零碎錢，作爲波蘭被壓迫部分中，祕密教波蘭小孩子的私人費用。因爲這些私人費用，只有靠着慷慨的自由捐去維持。奧地利波蘭境內的小孩子，這樣捐作學校費用的錢，就名叫「小孩子給小孩子的錢。」

波蘭小孩子們這樣痛苦的奮鬥，所以他們常常記着他們在學校的時候，是他們一生最不快樂的時候；然而也很因此使他們將來成人的時候，爲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波蘭同胞所極貴重。他們自始便學得的是怎樣對付困難，怎樣忠於他們忍苦堅持的大目的；他們識得人生中有比安逸快活還高的東西。所以波蘭人無論男女，心中的主要思想，都是怎樣能夠盡力祖國。當他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，便爲愛國而受苦了，這真是很可驚異的呀！

第五章 普屬波蘭間之遊

我們離開格拉科的時候，就可以沿着維斯杜納河航行，不須離船，一直前去；非但可以穿過奧屬波蘭，而且還可以穿過普屬波蘭和俄屬波蘭。所以不幸的波蘭，雖然在一百四五十年前，被奧俄普三國把她的國土分成三片；而她的大河維斯杜納，卻依然不斷的流着，把這三片地方穿過。這條河的水經過了兩個都城；一個是格拉科，這座城自從十六世紀起便是波蘭的都城，在大戰的幾年中，我們尤其常常聽着此地的消息；一個是華沙，乃是俄屬波蘭的重鎮。

波蘭人是很愛他們的維斯杜納的。河水濺濺的鳴着，波蘭人聽了，好像是在反復吟唱一般。說波蘭人雖然被那征服者，把他們的地土分裂了；可是征服之後，他們依然是弟兄，依然是同一祖國的子孫，在那裏希望，等候。一旦

機會到了，再把三片土地聯合成一個自由國家，回復舊時的版圖。

我們從維斯杜納河前進的時候，所見的大商船和來往時行船，並不如我們心裏期望在這樣重大的河裏，可以遇見的那樣繁多。這因為維斯杜納河同着波蘭被普奧俄三國瓜分了，各段歸各個不同政府管轄，所以很受影響。例如稅關和其他的設備，都有種種麻煩。波蘭人要從格拉科把貨運到但澤（Danzig，在維斯杜納河口，從前屬普屬波蘭，今為獨立邦），進了俄國所管的一段河面，要出一次稅；進了普魯士所管的一段河面，又要出一次稅。還有一件事，對於這條河大有損害的，便是那很可怕的洪水。因為三國政府都不注意修濬河道，所以每年洪水發了，便要沖壞河堤，釀成大災。所以波蘭人很希望國家統一了，把這條河歸於一個政府管轄之下，好進行各種改良的工作。那時這河面就可以成為極繁盛的，國家可以得一個財富之源，大享其利。

當我們航行經過平坦的河岸的時候，我們從艙面上一望，可以見許多很美的木材堆，有橡木，有松木，有樺木。都是從波蘭的森林裏運出來，預備載到但澤的；有時還要從但澤載到法國去。波蘭人很多用筏子的，我們便見着不少的筏子在河中上下，都很好看。上面有一個小艙，架筏子的人便在那裏面睡。他們用的不是橈和槳，乃是一根長竿，使得極其靈熟。他們順着水流走得極快，只把那長竿左撐右撥，去使筏子的位置平穩。有必須的時候，他們還把那長竿替錨用。波蘭有這樣一大批人口，完全在水面上過活。他們都是很簡單，很引我們注意的，常常忙着他們在筏子上或木船上的事。

維斯杜納河在但澤流入了波羅的海。但澤這個古埠，從前是波蘭的；普魯士時常垂涎想得到手裏，所以在瓜分波蘭的時候，一並拿過去了。當波蘭正盛的時候，有許多國家和她通商，但澤便是船舶進出口的地方。在歐戰以後，成爲獨立邦，對於波蘭經濟的恢復大有關係，所以近幾年來又成爲很繁

盛的地方了。但是，這個地方自從德國拿過手之後，極力經營，在此落業的德國人很多。所以波蘭而今雖然恢復了獨立，此地仍然沒被她恢復；將來究竟屬那一國，要由這裏的住民大家表決，纔能夠確定。

我們遊到普屬波蘭了。這個境內有一個古城叫格奈則瑙（Gniezno），通常就叫作格尼森（Grzesen），乃是波蘭最早時候的都城。在第六世紀的時候，有一個波蘭酋長叫勒赫（Lach），發現此地的巖上，有一個雪鷹的美巢，他就以這爲記號，要建一個城。格尼森便是如此起源來的。白鷹便成了波蘭徽章上的主要花紋。波蘭人的愛國圖形上面有之，大人物的墳墓上也有之，書上和各種紙上也有之，國旗上更不消說得；就是在波蘭瓜分的時期內，凡能夠用國旗的地方，上面都可以見着這隻白鷹。

從前波蘭有一大隊兵，名叫「波蘭兵團」，他們因爲拿破崙許解放他們的國家，所以隨着拿破崙的兵去作戰（後來拿破崙雖沒有履行他的話，

但波蘭人仍舊愛他崇拜他。這些兵在他們的國旗底下作戰，上面便是那雄赳赳的白鷹飄揚着。他們唱的國歌，起首便是「波蘭沒有滅亡」；至今波蘭有愛國聚會，還要唱這首歌。波蘭兵隊雖然隨着外國兵隊打仗，在戰陣中常常用的是他們的鷹旗。在歐戰後來的期間，有許多被驅逐到法蘭西的波蘭人的子孫，結合起來爲法國作戰，使用的是鷹旗，紅旗上面一個白鷹。這旗子雖然被德國的礮火打得破爛不堪，上面有幾個字還彷彿可見，說「法蘭西人與波蘭人時時爲友」。法蘭西果然是常常惠然容納波蘭人的，他們在本國被驅逐了，多半逃到此地。

格尼森有一個禮拜堂，早期的波蘭國王有些便葬在裏邊。聖阿達爾柏(St. Adalbert)的墳也在這裏。這位聖者，在第十世紀間，從波希米來到波蘭，把波蘭人化爲基督教徒。最早的波蘭聖歌就是他編的，至今還在他的墳墓上刻着。他遇着了信異教的普魯士人而殉道，波蘭人因爲急於想得他的遺

體來葬在他們的城裏，就用與屍體同重的金子，去從普魯士人的手裏贖回來。格尼森周圍有湖山繞着，風景煞是可愛。

波蘭的農人，要告訴你哥布羅湖 (Lake Goplo) 的許多奇妙故事。這個湖在普屬波蘭的境內，我們若經過那地方，便可以去看看；而且一定要去遊覽一番。因為波蘭人種當歷史還在混沌時代的時候，就首先在此定居。農人們說，他們可以聽見湖波下面發出鐘聲來。這些鐘是歷史以前的時候，因為有罪而沉下水去的許多城市裏的。波蘭最大的詩人之中，有一個便喜歡對這湖作幻想。想那美麗的仙女常常到湖裏遊戲，髮上戴着鮮花，在月光裏隨波上下，在那裏蠱惑凡人。湖的周圍是些大藪澤。波蘭人永遠不會忘記波蘭的這一部分是他們國族的生產地，所以很生愛慕。最可痛的，是波蘭人的大仇敵德國，把這個地方奪在手裏，用盡力量要把波蘭人化爲普魯士人，幸喜沒有成功。波蘭人縱死也不願化爲德國人。波蘭人同德國人極不相像，也很

少共同之點。此所以德國人想阻撓波蘭人，成爲波蘭人的決心愈大；而波蘭人努力保持國性，永爲波蘭人的心也愈堅決。

從格尼森到波森鎮（Posen），坐火車只消一點鐘工夫。波森的真正名稱，應該叫着波次南（Poznan），乃是普屬波蘭的首府。我們一到波森的車站，便見那熙來攘往的人大都是波蘭人，依權利說來應該歸波蘭；正如南京蘇州之屬中國，坎塔布里（Canterburg）之屬英格蘭一樣。然而我們首先就要詫異道：「噯！我們是在一個德國城市間呀，不是在波蘭城市呀！火車站裏的脚夫，雖然看起來是波蘭人，卻說的是德國話呀！」

我們走進一個點心舖裏去買點東西吃，那裏的一個侍役的確是一個波蘭人，我們便用波蘭語叫他拿點咖啡和麵包來。他驚驚惶惶的向左右急看一下，纔低聲說道：「天呀！請太太不要用波蘭話來向我講話。假如我用本國語講話，被那當職員的德國人聽見了，我就要被辭退。可憐我的妻子，小孩

子，都是靠我爲生的呀！」

我們走到售票處，裏邊管理的便是個德國人。只有車站裏的腳夫，纔准波蘭人充當；其餘，波蘭境內鐵路的車站上，沒有一個好位置，派到波蘭人名下的。至於車站上，還有許多爲難處。一個波蘭的貧窮老婦人，操着波蘭語去買車票，那售票員就會不理她。另外又來了一個波蘭人，他的旁邊站了一個人——一個翻譯的人；這個人上前去說着德國話給他買票，就得着了。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原來，在德國管轄的波蘭地方，用波蘭話買票是不行的，所以不懂德國話的人，必定要出點錢找一個懂得的同着去買，纔可以代買下來。

我們又走到街市上去。呀！所有的名稱也都是德國的。大概不外威廉區呀，俾斯麥街呀的一類。波蘭人眼見他們街道市鎮鄉村的名稱，一概都改成德國的了。有許多農人，因此就茫無頭緒。比如他們買了一張車票，要到某鎮。這鎮的波蘭名稱雖然是他們所知道的，德文名稱他們卻不知道。車站上當

警察的或收票的德國人，又一點也不幫助他們。所以往往走過站了，在車上白混了幾個鐘頭，或是在中途毫無憐恤的被推下車去。

同着我們走的波蘭人又叫道：「你們看一看那可惡的建築呀！」他告訴我們道：「你們知道那些是甚麼不？便是德國人遣人去侵佔波蘭人田土的出發地。他們把德國的工人一家一家的，送到波蘭人所有的田莊裏去，那田產便成了德國人的，不復爲波蘭的業主所有。波蘭的地主一旦接到德國政府的公文，叫他們離開本人的產業，那管他的家族是在此住上了幾百年的，也非走不可；隨後便是德國人來佔據這產業了。」

我們知道懇摯的波蘭人愛他們的土地，他們真是無一寸土不愛的；而且每家都要在房屋周圍，開一個園子。所以波蘭農人夢想着的，便是能夠得一小片土地，在其中建一所潔淨的小房子，周圍有小園環繞着，可以在裏面栽種蔬菜，培植花木，好像我們在波森以外的鄉村所見的一樣。但是，德國人

是決心要使波蘭成爲德國人的，不要她成爲波蘭人的。所以極力使各處的波蘭人離開他們自己的鄉土。德國政府訂得有一種法律，禁止波蘭的農人買地方來造任何的房子，就是最粗陋的小茅草棚也不許造。於是那可憐的波蘭勤苦農人，一生的經營，都被這殘酷不平的法律推翻了。他們成年累月的勤苦作工，無非謀在自己所有的一片土地上，建一所平安的小家宅；而今既不能建房子在那裏居住，拿土地來有甚麼好處咧？但波蘭人總不是輕易可以制服的，尤其是關於他們國性問題之處難解決。波蘭農人縱不能夠在他的土地內得着房子住；然而他們無論如何總要在那裏住。有時他們備一輛可住的大車，來往不離他們的土地，就在車裏睡眠。或者他們同着他們的家庭，便在他們磨邊的河岸上作一種土洞來居住；他們可以運用他的磨，然而不能在安磨的地方居住。

我們進波森鎮的時候，見着俾斯麥的銅像。但是從那裏過的波蘭人，卻

沒有一個去看他一眼。俾斯麥是壓迫波蘭人最殘酷的，他的銅像在那裏立着，不過愈傷波蘭人的愛國心而已。

同我們行的波蘭人叫道：『跟着我來，待我把我們所愛者的銅像指與你們看；只是現在我們不能把他立在我們波次南的公共場所間。』

他就領我們到大詩人密次挈維喜的像面前去。這像被擱在建築的後面，還用欄杆來擋着。若是波蘭學生有拿花圈來放在像腳下的，就要被這城裏的德國官長重重的處罰。

我們的波蘭同伴又領着我們到郵政局去，他想要打一道電報給他的弟兄。最使我們詫異的，便是他的電報上用的是德國文，而不是波蘭文。原來他們若是用本國語去寄，郵政局就不收。他可以用其他的任何外國文，假如他懂中國文的，用中國文去寄也好。惟有波蘭語是受禁止的，所以他們不能用本國的語言去寄呀。

波蘭人給親戚朋友寫信的時候，信面上要用各種很繁的稱呼。大概翻譯出來，差不多就是『光榮偉大尊嚴的某某先生或某某夫人』。這種特異的稱呼，在波蘭人看來並不足爲奇，因爲波蘭的男女是用慣了這種稱呼的。其實這也不過是某某先生或某某夫人的意義而已。本來波蘭是一最多禮的國家，所以這也不過是其風俗之一罷了。但是普魯士政府總不願意普屬波蘭境內的波蘭人如此做。他們的信面上，縱然把街名號數，寫得十分清楚，卻不可帶着顯著的波蘭彩色。若不然，無論是信，是明信片，是包裹，都要被郵政局攔留着。波蘭人如願受罰，纔可以在五天之後，得着這信或包裹。他們說：『我們的信坐五天的監獄了』。

但波蘭人的機智，也有許多勝過德國人這類手段之處。他們想出一種法子，去佔這種章程的便宜。當郵差拿着明信片，來向他們討罰款的時候，收信人說一聲「請待一會」，他們急忙把明信片看過，然後說他們願把明信

片退回郵政局，其實他們已用不着了。郵差只好帶轉去，以致明信片不久又成了大堆，甚是不便。

波蘭人的另一種抵制，乃是用別種德國章程來勝過這種章程。那項章程裏規定，假如因稽留包裹，不按期交去，以致包裹內的東西，如果品、獸肉、乳酪之類，變化壞了，德國當局就須得賠償收受人的損失。你想這類東西在郵政局擱上五天，裏邊的東西還是好的嗎？這中間的種種細節，我們不用說了。波蘭人對於要求賠償損失的程序極其留心，我們也可想而知。所以德國人遇着這類辦法，不惟沒有收效，反討了很多麻煩。後來只好把關於信件包裹的限制仍然放棄了。

這些全是我們的波蘭朋友在我們離開郵政局的時候告訴我們的。我們又到店舖間去遊覽。各家店舖都有一個德文的招牌在波蘭文的上面。我們同行的人有一個患咳病，我們便到藥房裏去買止咳的藥錠或藥

粉。我們正在那裏的時候，有一個貧苦檻樓的老人也走進來，他很厲害的咳嗽着，也向藥師買止咳藥。這老人用的是波蘭語，藥師不惟不拿藥給他，還用德文厲聲罵他。這也同火車站裏的情形一樣。無論如何窮苦的波蘭農人，總要用德文去討藥，不然便得不着。我們又很詫異的，見領導我們的波蘭人，突然跑去和另一個買藥人講話。那人是一個農婦，身邊還帶了一個小孩子，剛纔買了一瓶藥去。我們的領導者，便指着藥瓶和她很誠懇的講了幾句。他轉身來，纔告訴我們，藥師放毒藥的瓶子上和匣子上的條子，只能用德文，並不用波蘭文。剛纔那農婦買的是一瓶毒藥，所以他趕急去警告她。

我們走出了藥舖，他又告訴我們道：「你們聽見她叫那小孩子斯塔斯（Stas）嗎？這是斯坦尼斯勞（Stanislaw）的縮音（波蘭人常用的名字）。你若到人口登記處去調查，他便是夫里慈（Frisz）或威廉或其他德文名稱了。波蘭人的子女，不論用的是甚麼宗教名字，政府在他已受洗禮之後，仍然要

使他用德文名字去登記。」

這裏有一所好動物園，我們也想去遊覽一番。便在一個天氣好的日子去，還在裏邊坐着聽音樂。音樂單是用德文排出的，我們便檢閱一下，想得點波蘭本國的佳調來聽聽。因為我既在一個重要的波蘭城市裏，當然可以聽見波蘭調子；或是亡國之哀音，如泣如訴的求上天之憐；或是這英雄民族慷慨激昂的高歌。所以我們說道：「我們等一會不要動，待我們聽一聽波蘭本國的音樂。」

領導我們的波蘭人短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們若要想聽麼，請你們長久的候着，在這些公園裏也好，在德國管下的波蘭境內各公共場所間也好。因為如今我們波蘭的城市間，是不會聽着波蘭本國歌調的呀。」

我們初進波森城的時候，曾說過我們不是在一個波蘭城裏，那話是對的嗎？城裏面高大的德國建築，使波蘭人吞聲飲恨怒目而視的，便把波森化

爲德國城市了嗎？那走到街中，干涉波蘭婦女從街心來往的普魯士巡捕，和那定種種法律章程，盡量來虐待波蘭人，來侮辱波蘭國性的警察官吏，便可以把波蘭人和波蘭城市化爲德國的嗎？不然。你只要在波森停留得久一點，便可以察覺這一個城市完全是波蘭的了。德國倚着她的強力，雖然可以把波蘭城市無知的土石磚瓦變成德國式的；卻不能影響到波蘭的精神；而波森的精神，更是始終愛國不可壓服的。你看這城內的男女老小，那一個不具有艱屈的勇氣，時時刻刻的奮鬥着，保存他們的國性。德國人縱然不遺餘力的來破壞，又何曾能夠呢。

第六章 波蘭農人的狀況

波蘭農人的衣服是最鮮豔的。所以在市場上禮拜堂內，或是在遊行的盛會裏，人民聚成一羣便像一個大號花筒，各種顏色都有。婦女們往往在裙

上加裙。時節越重，大裙子越加得多，去表示對於那一天的盛意。在很尊貴的節日裏，就是身體細小的女人，一加上如許多的裙子，看來便大於尋常四五倍。

在上面的一層裙子，或許是老藍色或綠色的布做成，上面繡一團紅花。更上面有一條圍腰布，也有相似的花樣。於是再加一件背心，乃是用絨做的，顏色或黑或青或紅，上面繡滿了花。在這下面穿一條白夏布的汗衣，束在頸項之下，袖口上有些紅纓。純白色的繡子，與其餘的衣服對映得極其鮮明。若是在冷天，還要在絨背心上面加一件皮短褂，用羊皮嵌成條紋，邊上有毛露出；上面也常常是有花的，用紅皮或綠皮切成。但這種皮褂雖然好看，卻不恰恰與身態相稱。因為用的人老少美醜不分。假如你在後面走，你一定猜不着穿這東西的是個十六七歲少女，或是五六十歲老婦人。其實兩種人都可以如此。

波蘭農婦的頭上，不是戴的帽，乃是一張帕子，顏色也很鮮豔。若遇婦女聚在一起，看來就像一羣熱帶的雀鳥。這些帕子，有紅的，有黃的，有藍的，有白的，大概都有顏色相異的花。婦女們用來把髮完全蓋着，通常在後面打一個活結，一直垂到肩膊。有時婦人們用的是各種鮮豔的長巾，蓋在頭上，或圍在肩上。她們又喜歡拿成串的珠子，如珊瑚珠或有色玻璃珠之類，纏在頸項間，垂到汗衣上，態度很美。波蘭農女，在喜慶日很喜歡拿豔麗的綬帶，繫在她們的頭巾上。若是你要贈她們點市場上售的東西，最好買這類的綬帶，她們之喜歡就無以復加了。

波蘭農人的衣服是各省不同的。所有各種相出入的地方，真是難以描寫。惟有一點是常常能從波蘭農人的衣服上看着的，那便是鮮豔的顏色。波蘭的農人，不論男女，總不離這類的顏色，或是衣服，或是房屋，都非此不可。

關於衣裝方面，波蘭男子之講究，是不亞於他們的妻女的。他們的衣服

也是各地不同，如女人的一般。你可以看見他們穿着長而鬆的白外衣，差不多像梳洗時穿的長衣。外衣長過膝頭，上面繡得有紅花（紅白二色是波蘭國家的顏色）或藍花，圍上一條大而寬的帶子。或者他們穿的是藍色的外衣，而加上紅領紅袖口。總之，你在波蘭，換一個地方便要見另一種衣服。波蘭山居的人民極愛白色。他們又喜歡在他們的白褲上加一條紅紋，紅紋的末端加一種紅色的裝飾。他們的皮褂是白色的，嵌得有羊皮，繡得有紅色或綠色黑色的花。也有些皮褂全是鮮紅的顏色。

農夫所穿的櫻色皮褂，也和農婦的一樣，邊上有毛，每每有鑲上顏色的。他戴的是圓毡帽，在節日或結婚日，要簪上些花朵，加上些綬戴或孔雀羽毛。波蘭人以爲孔雀是表示從死中復活而得永生的，所以視爲國家的象徵鳥和吉慶的預兆。波蘭農人結婚的時候，孔雀毛是常常見着的。波蘭農人足上穿的是高過膝頭的長靴子，很能增他外貌的雅觀。所以你可以想見他是極

好看的人物，藝術家對於他們也很喜歡。

格拉科附近山嶺區域的波蘭農人，尤其喜把他們愛美或愛顏色的觀念，施之於生活的各部分。你一走上波蘭的這些山間，看見峯巒聳立之處，有湖沼獨映山下，便可以遇着山民的小舍。首先到你眼裏的，是那刻得美麗的門。雕刻之中，往往有一種圓弧，周圍射出光線的形狀，這便當作上升的旭日。此種想像是從好幾代以前傳來的。因為昔日此等地方的人民，奉的是異教，所以他們崇拜太陽。

屋子的內面的牆，現很深的紫色，覺得奇妙。這是用牛血塗過，經長時間的煙薰而成的。這一帶波蘭地方的農人，都如是去塗飾他們屋子的內部。屋子當中，放着一張雕刻很豐的古桌。據農人說，家中若有人死，便要聽着這桌子發出悲哀的長響。沿着牆壁安放的長櫬子，也是有雕刻的。家中的用具，放在壁上的架子裏，也含得有裝飾的意味。羹匙和盃盤之類，都用木製成，仍然

是有雕刻的。孟子尤其好看，有長柄，像馬頭，或成樹枝形狀。這似乎很古雅精緻，不類日常用具。鹽匣子也有鮮明的花紋，成紅綠之色。

波蘭農人的小舍中，又常見彩繡很美的箱櫃，或是鮮綠色上面繪着紅花，或是另一種鮮色上面映着他種鮮花，或是暗櫻色上面畫着黃色鐘形花。這是波蘭農女的衣櫥，除了置衣服而外，她們還把一端留出小部分來放她們的珠子和他種裝飾。箱櫃是這些女子的嫁妝之一部分，當她們結婚時，一同擡到丈夫家裏去。農人所坐的小櫈子，也繪得有花紋。牀架又是如此，牀上鋪着的大墊褥，是用鬆羽毛塞成的。波蘭人之講究美觀，連對於食物也不放過。他們的乳餅（山上的牧童，便以這個爲主要的食品）和牛油，都要弄成好看的形式，用各種模型去印成。牧童領着牛羊上高山時，持的瓠瓢是有裝飾的，用的杖是有好雕刻的。連農人吹的風笛名叫都打（Duda）的，也有些雕刻在上面。你若到山間，便可聽見農人和着風笛的調子在那裏唱簡單的民

歌，因為這裏農人作工時是一面唱着的。

波蘭的農人很善於製革貨。他們用的韁轡鞍韉，都是有裝飾的；其餘用皮革作的各種東西，都很好看。你若想把波蘭的東西帶點去送朋友，最好買一種小皮箱，上面的裝飾是綠皮作的花樣，還有金黃色的釘和環，也很好看。波蘭藝術家對於這些農人的作品讚美不置，所以他們作的那美麗磁器，也採用農人陶器的模型。波蘭農人用木刻成的玩具，如小崽崽、騎士、孔雀，持着活動鐮刀的農人等等，不但是小孩子們所愛，連大人也喜歡。波蘭人的織工和繡工也是很美麗的。波蘭上等人家女子在夏天裏穿的衣服，是波蘭機房裏織成的鮮白夏布，上面繡着銀色的花紋，燦爛奪目。

波蘭境內的農人是很勤苦很誠樸的人民，而且極其虔敬。每一個波蘭的小農舍裏，都有宗教圖畫掛在牆上，作為主要的點綴品。農人相遇時招呼的話，總是說：「讚美耶穌基督。」答應的便說：「永永無疆，亞門。」此等農人

穿着長靴到禮拜堂裏去，有時擠得陷在雪裏或是泥坑裏，但是沒有一個以此爲意的。農人一到禮拜堂，便要把身子伏在那裏的鋪石地上，成十字架的形式。有時裏邊人太多了，不能擠進去，他便伏在門外，伏着不動，一心貫注在禱告和讚美方面；縱或有人從後面擠來，無心踏在他那平伸着的手上，這禱告正懇切的農人並不覺得，也不預防。到市場的農婦，順路過此，也要進禮拜堂跪在地上，把裝雞鴨的大籃子放在側面；雞鴨在籃子裏唧唧咯咯的叫着，她便在一旁誠虔的做禱告，完畢之後，又纔去做買賣。遇着牧師講道，便有男女們將他團團圍繞着，極專靜的聽，有的淚珠一顆一顆往頰邊滾。他們或者又因爲赴宗教的朝拜大會，忘了長途的疲乏；他們都穿起了鮮豔的衣服，同聲齊作禱告，或同唱那美妙的波蘭聖詩。

波蘭的農人，一見了野間的花卉，一聽見禽鳥的歌聲，便要尋出些基督的紀念，覺得基督與他們同在一起。他可以告訴你極多的神話，此地不能盡

述。他可以指着穀田間深紅色的罌粟花對講一個故事，說是當日聖母的白脚走過田間，被穀粒的尖穗刺出血了，她的腳跡便從此永遠留着，變成了紅花；那穀田裏的青花，便是從她的袍子上扯下的布條。波蘭的石竹花是粉紅色的小花，像釘子的形狀，野生在田間和溝畔。農人們便說這是由釘救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釘子變成的。因為小麻雀在卡爾發立小山（Mount Calvary）尋見這些釘子，因是與救主的手足接觸過的東西，所以弄來埋着，以免有不敬的踐踏。後來這些釘子上生出的花也像小釘子，因此小麻雀不去觸着這些花，或加以損患。

農人又說，小麻雀要寂靜的候着，等時候到了，「孩子耶穌」用手去撫他們的羽毛，然後一齊大唱起來，表示他們的喜歡和感謝，以後便永遠如是。當「孩子耶穌」餓了，正拿着樹枝在玩的時候，他撫摩過後，便有多汁的果子從枝上發出來，這便是梅子的來歷。鳳尾松是波蘭人所咒罵的樹子，因為基督

的聖族逃亡埃及的時候，這樹子怕希律王（Herod），不敢庇蔭途中的聖族在枝下，所以至今還在戰慄。惟有榛子樹大大的把葉張開，聖族在下面藏着，得了安寧；從此以後榛子樹便特別蒙了福祉，永不受電火的掣擊。這農人還告訴我們，若遇着最可怕的雷電時節，只要叫着聖名，耶穌和馬利、約瑟他們父子三人，一樣來在榛子樹下躲着，便能得着十分的平安。

但是聖族正在榛子樹下藏身的時候，樹上恰好有一個斑鳩站着。他爲討好於希律王，便大聲喊道，哥哥！哥哥！去漏「孩子耶穌」的消息。後來斑鳩便受一種懲罰，永遠不能享受自己築成的巢。知更雀因爲亞當初初和夏娃分離的時節，唱歌去安慰他的勞頓和愁苦，上帝便允許知更雀用他那婉轉的歌聲，喚起天上的人民。他當救主在卡爾發立山的十字架上時，還飛到上面去唱歌；又用他的小嘴去拔荆棘冠，釘在基督頭上的刺。他特別是樂園間聖母的小唱歌者，所以受聖母的保護；若有人捉過知更雀，便要被罰作瞎子。聖

巴托羅繆聖日 (St. Bartholomew's Day) (八月二十四日) 的晚間，世上的人沒有一個能聽見夜鶯叫的，至少在波蘭境內是如此。據說實際上夜鶯是通夜都在叫的，而且音調極其優美，非平常在夏日晚間所聽着的可比；但是凡人一點也聽不着，因為他們只是在天上叫。

波蘭農人還要確實的告訴你，說是無論是隆冬的時候，或是盛夏的日子，沒有一個禮拜五不出點太陽的；這因為救主耶穌在嬰孩時代頭一次洗他的小汗衣，所以太陽特別出來給他曬乾。關於天上的星斗，農人也有許多奇異的故事告訴我們。他說從三王來朝節（又稱主顯節）(Epiphany) 以還的兩個禮拜之內，你若是在一個天朗氣清的晚間，仔細望着天上，可以看見三王穿起金銀色的衣服，從天河間經過。你看的時候，必定要擇天河中有最光明的星斗處，然後能看見他們。這三王不是那三位賢智的博士，乃是從前統治過世間的三個國王。每到了新年的元旦日，大天使迦百列 (Archangel

(Gabrael) 便選他們三位去祝賀在天上的基督，這三王就在基督的搖籃裏祝賀他。可是這三王不是人人得見的，惟有不曾犯罪過的善人，纔有幸福看見這樣的美景；而且只要得見了，就是僅有一分鐘，也是很好的：他可以終身快樂順暢；死的時候，精神上還可以大大的得着安寧。

第七章 波蘭的中心華沙

華沙何以叫着波蘭的中心呢？這並非因爲歐戰以前，這城是俄羅斯波蘭的都城，和很重要的城市；也不是因爲一八一五年以還，全體波蘭人所認爲波蘭國的那一部分，以此爲都城；乃是因爲波蘭歷史中的最偉大事跡，曾在此發生。華沙是波蘭人的愛國精神鼓盪爆發的地點；是他們國家的最大悲劇發生的地方。華沙是在波蘭人心中，與他們主要的痛苦和主要的希望聯絡爲一的。華沙的街道上曾經流過他們的血。華沙的建築上，有他們奮命

起事去恢復自由時的礮彈痕跡留着，至今還可以看見。

華沙又有北方的巴黎之稱。街上有很多的人擁擠，兩邊的店舖也最能引人注意。我們在這裏遇着的人都穿着入時的服裝，現出愉快的面容。只有那大受壓迫的波蘭人，隨時被警察監視着騷擾着，被偵探尾隨着，動輒被捉進監牢裏，流放到西比利亞。他們也頗有自重的氣象，並不在他們的壓迫者面前露出卑怯的模樣。這是華沙城間特別顯著的。一直到一九一八年俄國傾覆了，這城的波蘭人纔恢復自由。

華沙不但是個可悅的城市，而且工商業的發達在此也很迅速。城裏的工廠，煙筒高聳，當歐戰以前，時常在活動之中。我們此地所描寫的華沙，是戰前的光景。歐洲經過了上次的大戰，自然起了很大的變遷；波蘭尤其是如此了。

而且華沙不但叫作波蘭的心，還可稱爲波蘭破碎的心。在牠那繁盛活

動的街道之後，在牠那花園舖店音樂之後，掩藏着久久不滅的悲劇。如今波蘭人在俄人手下所受的種種苦痛，種種可怕的時日，雖然也成過去了，而且永成過去了；但我們在此卻不可默然不題。因為我們假如不把這類的事實舉點出來，何從知道波蘭人爲他們的祖國而受的重大犧牲呢？

我們從這個城的大街走下去，便要經過波蘭貴族的古宮。其實用宮來稱這些建築，似乎過甚了；但我們通常僅僅稱爲大家宅的房屋，在波蘭的境內都叫作宮室。這些宮室大概都用欄杆與街分開，各有花園；我們有時從街旁的列樹望過去，也略略見得着一點。這些建築曾有許多被俄國人奪去改爲辦公署。每條街上及各店舖各家宅，都寫上俄文的名稱，波蘭文只能寫在下面；我們所見到的各種廣告，也都是俄文在上，波蘭文在下。街上便是狂野的科薩克兵（Cossaks）嘈雜奔馳，拿起大鞭子清道。上次歐戰中，德國人來把這個城取了，便把各處的俄文匾額摘下來，用德文的去代替；從前科薩克兵

站崗的地位，也由德國兵代替了。華沙在歐戰中，便如此爲德俄兩國彼此攘奪不休。百餘年來，這個波蘭城所缺的惟一東西，便是牠的波蘭所有品。然而華沙自始至終是波蘭城市中能永久保存國性最著的一個。在波蘭恢復獨立之後，此城仍舊爲波蘭的國都了。

我們在街上繼續前進，選定向佳美的格拉科甫斯基街（Krakowskie Street）而去。這條街可算得歐洲最好街道之一。街上引人留連的店舖，禮拜堂，公共建築，宮室之類，不一而足。波蘭人是喜歡樹子和綠蔭的，處處都離不得；所以我們經過此地，算是城的中心了，也隨時見着街道兩旁，綠樹清涼成蔭，與花園相掩映。我們看見那經過禮拜堂門的人，幾乎個個都要脫帽致敬。若是他要經過那聖十字架禮拜堂，他行禮尤其虔誠。這座禮拜堂外的臺階之上，立着基督的大像，手拿十字架，向着這繁盛的大街，沿着臺階便有瞎子跛子一類的乞丐坐着，求那些進禮拜堂祈禱的人施賑。這禮拜堂內，葬得有

波蘭大音樂家大愛國家勾旁的心，在德國人攻到華沙的時候，俄人把這顆心移到俄國去了。

波蘭人是皈依宗教很深切的人民。他們的宗教和他們的愛國，是並行的；而且相得益彰，更增其美。我們若是在禮拜日或大節期走到華沙的禮拜堂去看，便見那裏擁擠得無下跪之地。

我們不能不想到六十年前這些華沙禮拜堂所遇的可悲景象，那是一八六三年波蘭人起革命之前發生的。就是許多波蘭人在此跪着爲波蘭祈禱的時候，被衝進禮拜堂的科薩克兵亂打，死傷了不少的人。或者，有俄國的偵探來至禮拜堂內，雜在波蘭人中間，祕密的注意；遇着有很熱心去唱波蘭國家聖詩的，便去尾隨着，於他們不知不覺之中，用粉筆在他的背上畫了一個記號；然後照符號捉去關在監獄裏，而且要永遠流放入西比利亞。格拉科甫斯基街間的一個大場中，有一座宏大的歐洲旅館 (Hotel de l'Europe)。這建

築的確很像宮室，不祇是旅館了。我們或者有機到那裏去探望朋友。這旅館是六十多年前開的，首先進牠的大走廊，過牠的精緻牆壁，放在牠那有彩繪的天壁之下的，是些波蘭人的殘傷屍體。這些屍體是被俄國兵在格拉科甫斯基街的禮拜堂面前放槍打死的。發生這慘劇的地址，便是我們現在遊覽很愜意的街上呀。

當我們在此城的各處遊覽時，我們的心中，能够不想到波蘭人之熱心愛國嗎？我們走到格拉科甫斯基街的另一個大場了，名叫西祺門場（St. Józef's Square）。其中很顯著的東西，有波蘭王西祺門第三的圓柱，是他的兒子拉第斯勞第四（Ladislav IV）爲他建造的。這裏又有從前波蘭國王用作宮室的古堡一座，自從波蘭亡後，此堡便被俄國人奪去改爲公署，作俄國的波蘭總督駐所。波蘭總督受了從前俄國專制政府的指使，叫他們極力用我們所描寫的政策去壓迫波蘭國民；他們也就用出了殘酷不仁的手段，向波

蘭人施行這類政策。曾被佔住的古堡，有很佳的遠景；但見那維斯杜納河從華沙城所在的平原中流過；又有美麗的花園，緩緩斜降到河邊。古堡裏宏大的大理石廳堂，又使我們想到當日波蘭國王住居此處的光景。但在我們此時，已經不見從前用來作點綴的種種好東西了。因為一八三〇年波蘭革命以後，盡行被俄國人取去。

波蘭有一段最可悲的故事，便是在這一個廣場間發生的。我們在今日，還彷彿得見當時的情形。一八六一年四月裏某天的午後，有一羣一羣的波蘭人在此擁擠着。他們無拳無勇的靜立在古堡之前，抗議總督對於他們國家施凶暴的壓迫。堡裏便發出命令，教向這些無抵抗的羣衆放槍。兵士果然在堡上開火了；但是波蘭人也不動，也不退，也不逃。在這種殘殺進行之際，跪着齊唱波蘭國家的聖詩；有的字纔出口，便中彈而死了。他們唱的聖詩道：

「上帝呀，你屢代使波蘭處於強盛光榮的地位，你施你的保護於波蘭，不

使她被種苦難折磨而終。啊！我等跪在你的壇前，祈求禱告。把我們的國家，我們的自由，回復於我們。」

這裏寫着的不過是全詩的第一段。波蘭人凡是聚在一起，或是在禮拜堂內，都要唱這聖詩。波蘭人當奏這詩的調子，或齊唱這詩的時候，沒有一個不跪着的。調子的音韻是向着上帝又悲苦又莊嚴的呼聲，很能與詩辭相稱。我們曾聽見成羣的波蘭人，用着他們婉轉而富於變化的聲音，唱這首爲波蘭祈禱的國家聖詩，往往受一種很深的印像，永不能忘。而波蘭人爲着國家的緣故，在死亡流血一類慘劇中，便常常唱着。

待我們轉到一個很可悅的方面去。但我們首先要用片刻工夫，去略略觀看華沙的市場，這些便是城中最早的地方了。你看其間的古代建築，外面敷着圓石，高聳着，環繞着，何等美觀呀！

我們走到那可愛的華沙大道上去作禮拜日之遊。這條大路，兩旁排

列着樹木花園，一直通達公園。公園裏的樹蔭下，是散步的好地方。其間又有鋪治得很精美的地面，和人工作成的池沼；成羣的小孩，便在這些地方遊玩。我們不久又走到華沙城外的一個公園，有一極可愛的湖爲點綴品，水中游鶻往還。園裏有一排宮室，前面是大理石臺階，頗像很美的法國式別墅。

這是波蘭最後國王斯坦尼斯勞·坡納托甫斯歧 (Stanislas Poniatowski) 最喜歡的消息之地。此王之爲人無甚可取；而那戰死於來比錫 (Lepisg) 爲波蘭求自由的大英雄坡納托甫斯歧，卻就是他的姪子。此王所喜歡的是藝術文學，他在這宮裏陳設了許多雕像和圖畫，至今還在；其餘的點綴，也極其美妙，所以此處成爲很可樂的地方。他也像所有的波蘭人一樣，頗用力於演劇。在這裏湖邊花園的岸上，建了一座露天劇場，舞臺突入湖間，令人由船渡去。這王具下了懦弱性質，所以把波蘭誤了。他的生平雖然有一時期享過極盛的榮華；後來不免被遷到彼得格勒 (Petrograd) 去，同爲波蘭人俄國人所

不齒。

當我們正在斯坦尼斯勞王的佳美花園間遊行時，又瞥見了另一座宮室。我們一見，便突然把關於這大理石別墅和這些美麗花園的思想分過去了。那便是柏爾味第耳宮（The Belvedere）。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著名的波蘭革命，在華沙城外起事，便從這座宮的牆下發動的。

於是我們便走到那起事的地點去看，腦子裏一想，當年十一月夜間的景象便活現出來。柏爾味第耳宮的附近是一所軍事學校，裏邊的軍官學生，約定了給祖國國民一種信號，便備上軍器，出來終止國家所受的悲遇。在約定起事那夜以前的兩晚上，這些少年已準備走上生死關頭，不勝則亡了；然而他們緊守祕密，好似無事一般，還到跳舞場去。當他們正在跳舞的時候，有一個波蘭軍官，指着他們，悄悄向旁邊立的一個波蘭人低語道：「後天，這些少年人要另外跳出一種花樣了。」這個波蘭人也低聲答道，他也要加入他

們的舉動。幾個月之後，這個波蘭人便很有光榮的戰死在波蘭人的陣上了。到這時候，波蘭全國的人民都起來了。大森林中的獵夫，拿上了獵槍，急急去爲波蘭作戰。農人沒有別的軍器，使用他們的鐮刀。小學校和大學校的學生，都離學校而來。他們在夜裏齊坐於營火的周圍，唱着軍中少年詩人編出來的歌，與大礮之聲相和。婦人女子們也騎着戰馬，在她們的丈夫或弟兄旁邊助長戰興。此次革命的著名女英雄中，最出色的一個，便是普特忒伊彌利亞 (Emilia Plater)。

她生長在波蘭的一個寂寞荒茫的鄉間，與立陶苑的森林相近。在革命發生以前，她久已熟悉騎馬打槍的技術，預備時機一到，便可以出來救國。此次的革命發生之後，她便穿上男子的衣服，到各村莊間去喚起農人，然後同着她的一個堂兄弟，急急到戰場上去。她同着一班女朋友奮勇作戰，有如猛獅；一直打到她所屬的那一隊行到普魯士境內，被解除了武裝的時候。

但是伊彌利亞並不願從此罷休，放棄了爲波蘭恢復自由的戰爭；於是她仍然領着她的堂兄弟和原來的女朋友們，謀到華沙去與那裏的波蘭軍隊聯合。但她們此去要經過很危險的長途。所以夜裏每每在叢莽裏棲身，又常常走到距敵人很近的地方，連敵軍營中的火也可以望見，哨兵的聲音也可以聽見；在白晝間，她們便在高林矮樹之內，或水潦停積的藪澤之內，爭扎着前進。後來伊彌利亞弄得精疲力盡，暈倒在地上了。她的堂兄弟只得在森林間爲她尋了一個草舍爲休養之所，把她交與一個忠誠的朋友照護；獨自一人努力走向華沙去了。伊彌利亞又被移到森林間一家大莊房去棲身，受很留心的看待；但她的病體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。後來華沙陷落的消息傳到她的耳裏，她就痛心而死。

華沙自從在一八三〇年九月裏陷落的那一天起，以至歐戰告終的時期止，所遇的命運要算波蘭各城之最苦的了。我們所遊的這些街道宮室，都

閱盡了波蘭人爲着國家作不斷的奮鬥，受不斷的痛苦之歷史。有無數的人被放逐到西比利亞，便從華沙出發，上那悲慘的漫漫長途。西比利亞的礦場內，有不少的波蘭人雜在凶手罪犯中間，或推罪徒的小車，或用掘地的丁字鋤，勞苦不休，無非是因他們忠於祖國以至於此。又有些人在西比利亞間雪壓着的破屋子內苟延殘喘，永別家鄉，與他們所愛的人不能再見。我們所知道的波蘭婦女，有些還記得當日警察到她們家裏來搜索的情形。有一位記得她還是小孩子的時候，曾看見成羣的少年和幼童，都是衣服襤褸腳上起傷的人，匍匐行到她家所居的莊房之前乞求飲食。這些又是一八六三年波蘭二次革命失敗的救國勇士呀！這些人得了酒肉，恢復了精神，向前去了。但他們走後不久，這位小姑娘正在窗前眺望，忽然見有武裝的科薩克兵來，看屋內。此時她還很小，不知道其中可怕的危險咧！原來他們是來追尋那些零落的隊伍的，若發見了人家供給這次革命中的愛國志士以食物馬匹或住

宿的地方，便要把莊房燒得淨盡，把主人拉去槍斃，或流放到西比利亞。幸好這時候她的父母都不在家中，科薩克兵的猜疑也很奇妙的被混過去了，纔未受這樣的懲罰，免了一場大災難。

我們在波蘭境內所聽見的悲慘故事還多得很啊！有些少年人，忽然從家裏失蹤了，永無音信。如果他們久不歸家了，他們的母親朝夕痛哭，知道他們一定是被捉進牢裏，等候發落；只有被放逐到西比利亞去，無論如何，要回家與愛他們的人相見，是萬萬不能了。他們或是無意間說出一句愛國的話爲偵探所聽見，或是加入一個愛國的團體，或是拿波蘭人的宗教或祖國的歷史去教訓農人，諸如此類不可勝數的事情，凡是關心國家利益的人自然然而去作，本着國民義務去作的行爲，都要受法律的懲罰。所以華沙和俄屬波蘭境內的人，夜間去睡的時候，不知道深夜裏究竟有沒有沒從夢中把他們驚醒，捉到監牢裏去呢（此間捉人往往是在夜裏來？）華沙的人如此受

苦，一直到了歐戰時候。歐戰之中，又因為俄國軍事要地，被德國屢次攻擊；一九一五年的八月五日，便被德國軍隊佔了。直至一九一八年的十二月，纔由波蘭的軍隊接收過來；而今便為新興的波蘭共和國都，實現了波蘭人千迴百折的舊夢。

第八章 波蘭境內的婚禮

波蘭農女的成婚，要算她一生最美妙的時期了。

在行禮以前，賓客等早就到了新姑娘的父母家裏，都穿上很鮮豔的喜衣，其種類便是我們在前篇描寫過的。在波蘭的某等地方間，賓客們大概是不空手而來的。他們要帶些肥碩的家禽，白麵包，餅餌，麵粉，油，鹽之類來，有時還要用紙包上一枚錢幣。這些無非是為回答請吃喜酒的盛情而備辦的贈禮，一方面也是想使主人不至過於耗費的意思。但這種風俗不是普遍的。農

女在結婚之前，要將一種奇異的平形餅送給各賓客和借來成婚的田莊裏；喜筵的桌子上也常常遇見這種餅子，有大得像一張小桌子的，就是最貧的新姑娘，也須預備五十來個送給她的各朋友。

伴郎和奏樂師，聚集在新郎家裏，擁着新郎向村裏進行。自從出發的時候，便奏起樂來，一路越奏越高。遊行隊中奏樂師居前，奏的樂器有洋琴、笛子、風笛、大鼓之類，都是用各色絲條裝飾得很美觀的。樂師之後便是一對一對的伴郎，都是些少年，穿的是白大衣紅短褂，帽上繫着絲帶結子，插上孔雀羽毛。他們一路從這家到那家去請賓客赴喜筵，而且是唱着曲子去請的。有時賓客們也唱起歌來回答，便和同着他們進行；所以人數越湊越多，各種顏色的衣服混成一大羣，隨走隨唱，樂師不斷的奏樂。如此一直到伴娘們所在的窗前，纔停着齊聲叫她們出來。波蘭的每個村裏各有各的喜歌，預備來此時唱，這是伴郎和伴娘們預先編好的。

伴郎們到此，已把賓客們邀集到新娘的地方，算是把對於他的義務盡了。於是又走過去照護新郎。新郎穿的衣服也同新娘穿的一樣華美。此時他正在向新娘的家宅前進，由伴郎和樂師們隨着，仍舊奏樂唱歌而來。

同時，新娘的服裝便由婦女們給他打扮，極其豔麗。波蘭各處結婚的風俗不同，所以喜衣和裝飾也隨地而異。有時新娘戴的是一頂很高的美冠，彷彿像基督教神父戴的法冠，上面有許多金錢或金環閃爍着，又有許多條絲帶下垂到新娘的背上。或者，她在頭上作一個高髻，用人工打扮成花的形狀。她的結婚花冠，是用孔雀羽毛和迭迷香的花枝作成的，這也隨波蘭的風土而異；但總常常是極美的裝飾品。加里西亞間新娘的裙子是白色的，上面有美色的條紋。她的結婚短外套或者是青絨做成的，上面是銀色刺繡。各村之間，結婚裙的顏色大概各不相同；但總是華美豔麗的。新娘的腰前繫的是繡花緞帷，肩上搭的也是緞巾，都是好看的。把新娘打扮得極其可愛。她的緊身

之上，還掛上了一串一串的珊瑚和琥珀。

伴郎要唱起鄉中簡單的歌曲，教新娘向她的父母求恕。她便和她的兄弟姊妹及新郎，手牽手的環繞父母跪着。爲父的要用聖水灑這對新夫婦。新娘便向在場的親人告罪，請他們恕饒她平日對他們的各種過犯；然後抱着他們，與他們這些舊伴侶告別。行此種禮節的時候，往往有流許多眼淚的。這項動作完畢了，所有的人都排列起，要遊行到禮拜堂裏去。如是距離很近，大家便步行而往。奏樂師在前面領導，樂聲悠揚的進行。新娘此時由伴郎引着，新郎便由伴娘擁護着；後面跟的是親戚們，更後面便是村裏的人家。但波蘭有些地方是距禮拜堂很遠的，這就要坐幾多里路的車而去。也是奏樂師的車在前面，新娘的車在後面。沿途唱歌奏樂，不稍停頓。一直到了禮拜堂，於是就要正式成婚了。女家的母親，就在此把新娘給出去。

正式成婚的儀式既畢，所有的人都要回去；但此刻不必排成隊伍了，各

人任意而行。遠遠望見他們，好像是行動着的花園一般，有紅色的，有黃色的，有綠色的，有青色的，各呈其美。新娘的母親，在衆人前面，到自家門外，便等候着，歡迎這對少年夫婦，賜他們倆以麵包與鹽，然後令他們進去。在波蘭境內，麵包是表示有餘的，鹽是表示發達的；所以波蘭人要移到一所新屋，首先拿去的東西也就是麵包與鹽。

賓客們到了的時候，每個男子便檢首先遇着的女子，大家手牽手的連起來，在音樂聲裏，繞着這對少年夫婦，成一個圈子。在波森的各區裏，伴娘必定要給各個伴郎一張美麗的手帕子，四周是加上花邊和銀色緣飾的，並且是嵌上絲帶的。得着帕子的人，用以作這晚上尊貴賓客的扇子；尤其用來與田莊的主人作扇子，因為他們一家人往往來參與這種喜筵。

波蘭很早就傳來的一種風俗，便是首先的跳舞，完全是新娘的事。賓客們大家都靠着牆壁擠着，由少年的男子環繞成一個大圈子，新娘便在中間

跳舞。每跳一次，改換一個跳伴，因為她定要輪流和這些少年的男子跳舞；一直輪到最末的一個人，這便是新郎。新娘跳舞之後，就開始國家的跳舞了。跳舞起來異常好看，但見那男男女女的顏色衣服，招展迴環，好像是常常變化着的一條彩虹。於是主婦和她的家人，便把福德佳麥酒（Vodka），麵包，餅餌之類，拿出來陳列在衆賓客之前。肴菜出來的時候，大家纔坐下，吃羹湯，猪肉，小雞，醃菜，蕘菜和成堆的喜餅（這便是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的平形大餅）和着硬食品吞的，除了福德佳酒之外，還有一種劣等紅色葡萄酒。論到座次呢，新娘和新郎自然佔了首席的尊位，其餘便看賓客的重要程度來定次序。伴郎便在席外服侍，奏樂師便在火爐旁邊唱歌奏樂不絕。各種肴菜都由伴郎幫着廚子送上來。每上一道菜，賓客們便要唱一首鄉間的歌曲。這是波蘭農人在各種盛會間喜歡唱的，歌調大概是合乎時尚的。歌辭有些是著名的舊作，有些是臨時編出來的，不過都唱着熟調子唱罷了。

菜肴撤了之後，新娘被婦女們引入另一間屋去了。女孩子們和男子們，便尋些遊戲笑樂的玩意來混混時間，等新娘再出來。差不多過了點把鐘的光景，伴娘中最年長的，發出一個指示，叫大家停止鬧嚷。於是婦女們又把新娘引出來。此時她包着白的帕子，坐在屋子中間。伴娘們便上前來拉扯，想把她白帕子揭去。年長些的婦女和男子，就來防護着新娘，一面唱着悲哀的調子，不許她們來。大家如此假意爲新娘那頂花冠相爭一會。後來白帕子終於被扯去了，新娘就露出頭髮坐着。她的頭髮是辮得很緊密的，她的美麗花冠戴不成了，她不是未婚的女子了。於是用一種小帽來作代替，這便表示她是已經成婚了的女人；因爲既成了女人，便要操持家務，沒有時候去把頭髮理得好好的了，只好挽來蓋在小帽底下。有些波蘭地方，甚至於在成婚的時候，把新娘的頭髮剪去，這種習俗是當新娘子的人所極端反對的；她們爲着這一把頭上的金絲，不知道流了許多淚哩。她在那裏坐着，初初戴起她的小

帽子，音樂便徐徐的悠揚而奏，在場的男女小孩，便齊聲唱起結婚歌來。唱過了又開始再作跳舞，一直到行第二種儀式的時候。跳舞的光景如下面所述。

男子們用麥子堆成一個圓圈，把新娘圍繞得無缺口可進；伴娘們又環立在麥圈以外，保護新娘和麥圈。若有人想進去同新娘跳舞，必須要衝過麥圈；他未衝時，四面都抓起麥子紛紛的打他，所以他很要奮勇努力，纔能夠進去。既進去了，衆人便傳遞一個小帽與周圍的人，爲新娘收喜錢；收滿之後，便要開始作本國跳舞了。此時有個奇異的人，不可不注意的。你不見那服裝華麗的新娘之旁，已經站着那衝進去的美少年了嗎？他在那裏足跟靠足跟的立正，也不言也不動的直站着。他本來要想同新娘子跳舞的，此時爲甚麼不開口要求呢？他自然是要要求的，不過他必須要唱一個短歌去要求；此時他正在那裏預備，自然不能够立刻去作要求。

此番的跳舞開始以後，一直要到第二天的下午纔停止。女子們時時溜

出去改換她們的服裝，轉回來更覺得精神倍加。跳舞完了，新娘子要離別赴她的新家庭了。在她起身的前一刻，娘家便把她的嫁裝收拾起，在她的前面走。你看，有一條好牛，又有結婚的箱櫃，是我們在前面敘述，所稱讚不置的；還有羽毛褥子的牀，以及新娘的父母爲新娘預備下的各種什物家具。新娘此時到她丈夫的家裏，也是由一隊人護送過去的。仍然是奏樂師在前面走，其次便是新娘，穿的是結婚衣服，周圍便是她的父母近親和朋友；後面還跟了一羣喜歡看熱鬧的人，一直跟到不願再去的時候纔轉回來。護送的人在路上若願意唱歌，還要唱些小歌曲。如此一齊都走到了新郎家的屋前。

新郎和伴郎們，此時已在門檻前等候新娘了。於是由新娘的母親先走進去。她的手裏拿着一個小包，內中包的是一團麵包，一撮食鹽，一塊煤炭，一些祝過福的蠟燭的油，一把從九月裏祝過福的花圈上撥下來的穀粒。那麵包和鹽的意義，是我們已經知道了的；煤炭呢，便含得有對於治家的好希望；

蠟油和穀粒，是在禮拜堂中受過神聖典禮的，拿來作一種降福之物。新娘跟着進門去。當她正進去的時候，婦女們要拿些麻線麻桿，從她的後面打去，以免她初初在她的新家庭見面時遇着邪魔；而且使她的一切舉動都能够得好結果。新娘走進她的丈夫的房間裏，把她的結婚衣服脫去了，穿上休暇日的普通衣服出來，於是開始她的新生活，作這新家庭的女主人，招待來賓。這裏依然有讌會，娛樂，跳舞之類，一直又玩過通夜，賓客們纔各自分散了。最後離別的是伴娘伴郎，奏樂師，他們齊集在那波蘭房舍的小廊外，唱起告別的歌曲，祝這對新人晚安。波蘭結婚的種種喜樂事情，往往如此作到三天乃至於六七天；你想這對新人把這些事體應付過，完成了她們的婚姻，要疲勞到何種程度啊！

第九章 歐戰時候的波蘭

我們在前面所講的，大體是歐戰以前的波蘭；現在我們要講到歐戰時候的波蘭，一看歐洲這一片最慘的地方了。在十八世紀裏商量起瓜分波蘭的三個國家，在上次的歐洲大戰中，卻分成了對敵的兩方面（俄國和德奧）。不幸的波蘭，恰恰夾在中間，便成爲歐戰著名的東戰場。俄國去攻德奧，和德奧反攻俄國，都以波蘭爲用武之地。凡是軍略所重的城市堡柵，不是被敵軍猛攻，打得稀濫；便是退兵的時候，不願使敵人得便宜，毀得精光。我們前面所描寫過的城市，如格格拉科、波森、華沙以及其他許多城市，無不受了同樣的影響。軍是華沙一城，便受德軍來攻了三次。德軍因爲軍略的關係，在第一次攻華沙不成功而退兵時，把一切交通設備如鐵路電線之類，炸的炸，砍的砍了；把一切可以居住的地方完全破壞了；簡直使波蘭西部成爲一片荒涼之地，使任何軍隊都不能通過。在第三次上，俄人終於守不住了，俄國的守將尼古拉大公（Grand Duke Nicolas）決定捨棄華沙，便先遣城內的居民移到東

方去。可憐城內的老幼人等，有的擠在牛車裏，有的擠在貨車上，甚至於有的徒步而行，倉倉皇皇悽悽慘慘的，向那不可知之處逃奔。俄國兵把華沙城外維斯杜納河上的三道大橋炸了，也在後面跟着退。華沙的幾十萬人，已經擁擠得不得了；沿途又添上四鄉的農民，帶上家中老小和什物牛馬，同往逃難。但見這些蜂擁之衆，漫山遍野，擾亂成一片；又把沿途所有的糧食吃得一空。於是害病死的，饑餓死的，疲乏死的，不計其數；贖下的衆人，又遇着俄國兵清道，以便行軍，趕得不知下落。而且交戰的二國，每得着敵國方面的一個地方，便要把那裏的波蘭居民趕到本國的軍隊裏去，或是替他們衝鋒打仗，或是去作工運物。上面所舉的華沙不過是一個例子，波蘭的各處差不多沒有不發生同樣的慘沉的。所以戰後的波蘭，有不少的城市，村落，教堂，別墅，莊房，工廠，完全被礮火毀盡；有不少的田地，被踐踏得像沙漠一般，簡直幾代不能生產。戰後的波蘭人，因爲無衣無食，無家無業，凍死餓死病死者，又不計其數；大街

小巷路旁都可以看見。尤其可慘的，莫過於受異國人強迫去自殘同胞。德奧和俄國，各把所轄的波蘭青年人編入軍隊，驅上戰線。可憐他們的礮火所打的，不是親戚便是朋友；有時一家人分在兩敵國的戰壕，面對面的相打。他們這樣究竟爲的甚麼呀？無非是被異國壓迫不得不如此。這就是亡國結果啊！

戰爭時代的波蘭慘史，真是連篇累牘不可勝述；但是波蘭人無論有好大的損失，總有一樣始終不損失的，那便是他們的「希望」。你看世界上亡國的人民也不只波蘭人，然而性質不堅定，愛國心不切的，老早已經被異國壓服了，同化了，永遠不能恢復；波蘭人卻抱定了目的努力進行，絲毫不放過也決不失望，總想有一日統一了他們美好的國家，恢復他的獨立自由，重見他的舊日光榮。果然自助者天助之，歐戰時雖然是他們的慘苦的日子，也就是他們恰好的機會。因爲德奧和俄國交戰，都要想波蘭人替自己出力，便不得不買好於波蘭人，解放了他們的許多束縛，允了他們許多權利。俄國便宣

言要使波蘭在俄皇保護之下爲一獨立邦，恢復從前的自由；德國也許波蘭聯合起來，成爲親德的國家。此時波蘭的各愛國首領，雖然不免意見紛歧，有想附俄的，有想附德的，有想恢復昔日君主國的，有想改成共和國的；但是他們的大目標總是在同一方向，所以終於達到了目的，在歐戰告終的時候，雖然獨立，待我們在下一章裏詳敘。

第十章 恢復獨立的波蘭

上次的歐洲大戰，俄國被德國打披靡了，德國和奧國後來又被協約國打屈服了，於是從前瓜分波蘭的三個雄國，都弄得精疲力盡，自顧不暇；波蘭便在一九一八年裏正式復興，受世界各國的承認，爲戰後新添各國中一個重要國家。亡國百年，居然能夠從很大的壓迫之下崛起起來，真可謂幸運極了！但是世界上亡國的人種豈只波蘭人嗎？小的不論，如像埃及及印度，豈不如

波蘭之大嗎？何以至今還在給異種人作牛馬呢？可見機會雖是一樣，成敗便看人力。所謂有志者事竟成，無志者雖有機會，也不能利用啊！

波蘭人之所以亡國，是因爲強鄰環繞，都出了雄才大略之主；而波蘭四面皆空，不能夠設防，又逢着國王無能，才把國家斷送與人。她之所以能夠復興，便由於波蘭人都有愛國之心，百折不回，時機一到，就立地起來。我們在前幾章，已經叙過了好多波蘭人所作的愛國事業，所受的各種痛苦。現在我們再把波蘭分屬於德奧俄三國的大概情形，補叙一些，以見波蘭復興不是偶然得到的。

俄羅斯是首先提議瓜分波蘭的。俄屬波蘭的波蘭人又在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六三年起過兩次革命，所以俄人壓制他們特別利害。如禁止用波蘭語和設立波蘭式學校之類，我們已經知道了。還有一樣東西被俄人視爲波蘭人國民性的主幹的，便是波蘭人所奉的羅馬天主教。所以俄人始終不斷

的來壓制，首先便封禁了他們的修道院，把僧院的產業充公；又把他們與羅馬的往還斷絕；對於波蘭的羅馬天主教徒常常迫害。一直到了一九〇五年俄國立憲的時候，纔稍爲放鬆一點。

俄人更有一件有趣的政策，便是破壞農人與波蘭貴族世家的聯絡。在一八六三年的革命以後，俄人故意見好於波蘭的農人，把他們解放了，使各個農人都把從前佃來耕種的地方據爲己有；又可以自由到地主的森林裏去伐木，到地主的草地裏去牧畜。意欲使他們常常與地主衝突，便轉過來親近俄國政府。對於貴族，俄政府便發出一種國庫券去酬償他們的損失，這種國庫券是要在俄羅斯帝國裏纔有效的。俄人這樣辦，無非是要使波蘭貴族都注意於俄國利益，纔能維持他們的財富。至於地方事務呢，俄人把各村鎮交給農人們自治，貴族地主不得沾染，以爲那無知識無經驗的農人，一受俄國官吏的操縱，自然不入彀中。又把城區的事務付給貴族地主，使他們

與農人的組織對抗，發生衝突。這樣的制度，無非是想使階級的分離一天比一天利害；又互相獨立，彼此不相下，便可以養成互相仇視的態度，都來親近俄國政府，仰仗俄國政府。你看這樣的政策妙不妙呢？毒不毒呢？現今各國，凡要亡人國家，滅人種族的，大概都利用此類計畫。這便是以夷制夷呀！以毒攻毒呀！無非是要你內部不和，自相殘害，然後來收漁人之利啊！

波蘭人就沒有受此種利用，卻因此發生了一種新團結。因為波蘭的農人從前是散處的，沒有相聚的機會；而今得參與村鎮的公會，便成了他們教育運動的中心。愛國性本來是波蘭人人所富有的，加以這樣的激發，展布格外容易；所以十九世紀的末年，他們便成爲波蘭國家主義的焦點。俄屬波蘭的新中等階級會得到獨立的基礎，也因這種政策造成。農人被解放了，都有點小小的產業，他們便聯合起來，有些小鄉紳也加入其間，勢力已經不小了。後來工業革命的潮流漸漸到了俄屬波蘭，這些中等階級就有許多人從事

工業，經濟力更見發展；而且因爲俄國政府平時不許波蘭人加入軍籍，也不准他們在政府裏任職，於是上流社會有才幹有雄心的人，都向其他事業另圖發展，便加入中等階級的經營，與他們成了新聯合，中等階級的勢力大增。他們起初雖然沒有言政治談獨立的路徑；但經大勢這樣湊合，仍然免不了政治的傾向。於是就有波蘭社會黨、民主黨等團體出來，都以國家主義爲中心點。最可注意的便是國家民主黨，是在十九世紀的末年成立的。凡暗地進行教育事業，反對俄羅斯的同化，喚醒波蘭國民性等等，都以這一黨的力量爲多。這一黨還不免與俄國政府委蛇，謀用和平的手段恢復波蘭的獨立；更有社會黨的團體，舉動就很激烈了。他們處處都以反對俄羅斯爲目的，在歐戰的時候，尤其爲俄國的內憂。所以俄國特別顧忌，不等到戰敗，便有許波蘭人獨立恢復他們的自由的宣言了。

普屬波蘭的波蘭人，起初還不十分受壓迫。後來俾斯麥見他們的民族

心一天一天的發達起來，纔改過了方針，用出嚴厲的手段，如禁止波蘭語，逮捕羅馬天主教首領，取締富衆演說之類。壓迫之利害，不下於俄國政府對待波蘭人，我們在前面也說過好幾個例子了。而德國政府最注重的，尤其是經濟方面的壓迫。在一八八六年的時候，派定了一個地土委員會，提出幾千萬馬克，去收買波森一帶的波蘭人地方，來分給德國人。又設一種關稅，對於德國人的貿易特別關顧，對於波蘭人的實業特別摧殘。但是壓迫越利害，波蘭人的反抗也就越堅決。在一九〇六年普屬波蘭全境的學生，反對用德文教宗教課程，曾經行過總罷課。波蘭各處的人，也齊心抵制德國移來的人，使他們不能不退去，或者反同化於波蘭人以求安全。德國政府雖然盡力去買波蘭人的地土，但是所得的不過些荒瘠地土；波蘭人對於好地方，卻抵死不肯出賣。而且波蘭人在不貪賄的德國官吏，不苟且的德國教師之下，受了好教訓，對於組織的能力，活動的方法，也就格外進步。成立了許多合作的團體去

振頓農工商業和金融財政，漸漸把本地的富源收到自己的手裏，排斥了德國人；又組織了地主聯合會，體育會，政會之類，由各會的首領再成一種組織，好像內閣一般，本地的報紙要受他們的支配，入境的工人要由他們指揮，抵制德國人的舉動，也是他們在暗中布置。所以普屬波蘭的政治方面，經濟方面，早就有了獨立的規模，好似預先下了種子一樣，只待成熟的時期去收穫罷了。

奧屬波蘭的波蘭人呢，就不像上面所說的那樣受壓迫了。爲俄國或德國所管轄的波蘭人，要拼命的奮鬥，纔能夠得一點稍好的地位。奧國方面，因爲國情複雜，問題很多，國家也不如俄德之強，不能用一貫的政策；所以時而壓迫波蘭人，時而想利用波蘭人，又緩和起來。奧國政府派來的官吏，也容易對付，只要行點賄賂，就不十分認真了。在一八六三年，波蘭總革命失敗以後，奧屬波蘭的波蘭人，受了很深的刺激，便決計不先向政治統一方面努力，

而在鞏固奧屬波蘭人的國民性上努力。採取與奧國政府合作的計畫，忠於奧國以取得種種權利。居然在奧國的國會裏佔了五十七個議員名額，藉着這種地位去爲加里西亞謀有益的特權。在一八六七年，使奧國的內閣裏添設了一位加里西亞大臣，爲加里西亞特設一個教育局。又使其准中學校用波蘭語，法庭間也用波蘭語而不用德語。在一八六八年，格拉科的大學也准用波蘭語了。第二年，格拉科和靈堡的大學教授，就一概用波蘭人充當了。在奧國國會裏的波蘭議員，又組織了一個波蘭俱樂部，有政黨的性質，自從一八七七年以來，就用其勢力，一點一點的爲加里西亞爭得自治。奧屬波蘭人的這種親奧政策，一直行到歐戰的時候。但是，奧屬波蘭人所受的壓迫，雖然不及德俄的波蘭人所受的那樣利害；他們的成功，卻不及德俄的波蘭人。他們雖然在格拉科設了一個科學院，去傳布學問；然而對於農民，對於小市鎮，不免忽略了。對於經濟力更說不上，不像德俄的波蘭人那樣，養成強有力的

中等階級。所以始終脫不了親奧的傾向。可見外來的壓迫力不論大小，要民族本身的抵抗力，奮發力越大越久，才有獨立自由的希望啊。

俄普奧三國所屬的波蘭，情形既然不同；而三處裏的波蘭人分開了許多年，團結很不容易。所以一九一四—一九一八年歐戰發生的時候，三處的波蘭人雖然同具了恢復獨立自由的目的；而大家沒有共同的意見，沒有一致的方法去進行。俄屬波蘭間的波蘭人猶其是如此，國家民主黨的人，想從俄皇下面取得自治；而反對俄國的分，卻想趁着機會起來反抗。德奧在這時候，覺得波蘭獨立了，很可以為她們東疆的幫助，便在一九一六年的十一月裏，共同承認俄屬波蘭的獨立。但是德奧這種舉動，不過是一種利用的手腕。所以波蘭人要想成一個民主共和國家，她們卻只要她成一個君主國家。波蘭人要想恢復從前三國所分的舊境，她們卻彼此推諉不想讓出。只宣布了俄屬波蘭的獨立，奧屬波蘭不過得了自治。第二年德國在東疆得了勝利，把波蘭弄在

她的控制之下，更不睬波蘭人的希望了。波蘭的監國是由德國人充當的，波蘭的國事會議是由德奧的政府授意選舉出來的。這會的權力雖然不小（包括制憲、教育、司法、軍事、財政之類），但是處處受制，縱通過了一些不要緊議案；對於國家大計卻不能副人民的希望。後來裏面負有名望的波蘭首領都相率去職了。波蘭人有起來反抗的，都被德國的勢力壓下去。這樣一來，波蘭在名義上雖然獨立，在實際上仍然是在壓制之下；所得到的不過是言語上一點自由，和華沙地方的市政歸入波蘭人手裏罷了。波蘭人之失望可想而知。所以一九一八年的四月裏，他們在羅馬會議發出了一個宣言，要完全恢復波蘭舊日的領土，成真正的獨立國。到了秋天，德奧的敗勢已經是顯著了，波蘭人知道要聯合三國的波蘭獨立，不能期望於柏林政府和維也納政府的願意，只能靠波蘭人自己的意志。就立刻召集波蘭國會在格拉科開會，奧國國會裏的波蘭議員都來加入，力謀恢復獨立；而被德國政府逮捕的波

波蘭著名首領彼爾碩德基 (Pilsudski)，也被德國的革命黨放了，在十一月裏回到華沙，主持恢復大計。波蘭國事會議便宣告德國的佔領波蘭終止。後國事會議讓位，彼爾碩德基便爲大執政，波蘭聯合的正式獨立於是實現了。

波蘭之得獨立，自然是波蘭人始終愛國，含辛茹苦，幾代不衰，所得的結果；但是機會雖然到了，還不免遭幾多波折。在其中斡旋之功，便要推幾個愛國的首領了。彼爾碩德基便是締造新波蘭的第一個重要人物。

彼爾碩德基是生於立陶宛的一個波蘭人。當一八八五年他正在哈科夫大學 (Khar'kov University) 學醫的時候，他便與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了關係。三年之後，社會黨人謀刺殺俄皇亞歷山大第三 (Alexander III)，他也牽連在內，被放逐了。一八九三年，他回到波蘭與同志們組織俄屬波蘭的波蘭社會黨，其目的便是謀波蘭的獨立。一九〇〇年間，他因爲發表激烈的文

字，鼓吹社會主義，被當局逮捕；後來纔逃到倫敦，過了兩年，他又回到波蘭。他和同志之所以信從社會主義，就因為社會主義是當時惟一的大革命勢力和民治勢力，可以用革命的方法，去達到他們最高的目的，得到波蘭的獨立。在一九〇四年左右，社會主義在波蘭已經成爲很普遍的運動了。彼爾碩德斯基便從事把新黨中的軍人分子，組織起來，叫作「戰鬪團」，後來加以正式的軍事訓練，改名叫「來福槍俱樂部」。他的目的，便是要練出一枝勁旅，實行武裝革命，去脫俄羅斯帝國的羈絆，所以反抗察爾的國家（Tsardom），成了他們的第二天性。歐戰發生，恰好是他們開始進攻的一個機會。戰端初開的時候，彼爾碩德斯基便領起他的勁旅，向俄國的邊境前進，不久便取了基爾斯（Kielce）。這勁旅叫「波蘭隊」。波蘭隊這次軍事動作的結果，雖然不十分重要；但是彼爾碩德斯基的動作之勇猛堅決，不久就給波蘭全部的國人一種很深的影響。起初，波蘭的國事會議定波蘭隊應該受奧國的節制，

彼爾碩德斯基也只好發了服從的盟誓，受命爲第一隊的隊長。但是到了一九一五年，他覺得集起軍隊去爲德奧達到計畫，是不合算的，只有積極的去作波蘭獨立國的軍隊纔有益。於是他就停止補充作戰的軍隊，暗地裏組織波蘭軍事團，祕密宣傳爲波蘭獨立而戰爭，要對於俄德奧都一樣的反抗。在一九一六年時，他就與奧國的統帥起了衝突，請求辭職，不先通知，便領起他的一隊人退出戰線，德奧的當局本來忌他有獨立的傾向，也就趁此把他辭退。

一九一六年十一月，波蘭的獨立宣布之後，召他去組織軍隊。他以爲波蘭的軍隊要有波蘭的國民政府指揮纔可以，若是沒有這樣的政府，組織來何用？所以推卻不就。在一九一七年，他被選入波蘭國事會議，在夏間他便對於德國政府提出種種的要求；但是同僚們的態度不十分堅決，他便退出議會，又叫他的波蘭隊不要發服從奧國的盟誓。結果，有五分之四的波蘭隊被

解散了，他隨後也被德國政府捉到德境去監禁起。但是他雖然被囚了，他的波蘭軍事團依然在暗中繼續發展。所以一九一八年十一月，德國革命黨放他回到波蘭的時候，這些軍事團就由他編爲波蘭國的基本軍隊。

以上講的是彼爾碩德斯基的革命事業。至於他在政治方面敏切周到的手腕，尤其可稱。假使沒有他的調度，波蘭真正的獨立，不能夠在這時候實現，還說不定咧。當他初初回國的時候，波蘭正在內憂外患交迫的情形中。在內呢，沒有可靠的政府，國事會議是被德國政府操縱慣了，難於自立的。在外呢，俄羅斯的無政府潮流，正滔滔向着波蘭衝來；而且德國的叛兵還有三萬，逗留在波蘭的境內。十一月十四日，國事會議退位，把大權交付給他。他的第一步工作，便是組織軍隊以固國防，因此便把德國叛兵的隱患消弭了，把俄國過激黨的來勢止住了。他的第二步工作，便是組織強固的政府。這政府完全是左黨的，以完成能建設的民主政體和爲國家保持最高的主權爲大

政方針。雖然遭了不少的攻擊，激起了許多反叛，都沒有發生大障害。於是渡過了危急的時期，上了正式進行的軌道。這一時期內，他的政策的根本原則，便是要把波蘭推上近代有生機的社會政治生命上去。他知道能夠鞏固新邦的根本，而不使她陷入無政府的漩渦，需要的是社會改造，而不是社會擾亂。所以歐洲一個著名的報批評彼爾碩德基，說他是「社會主義者，搗亂家，羣衆首領，奧國軍隊裏的統兵官，波蘭國的首領：這好像是神妙不測的變化了！然而他的確得了波蘭人的最大多數爲他的後盾，內中有許多還是他舊時的政敵國家民主黨人。在這樣黨派分歧的國家裏，沒有他這樣偉大的才具魄力，去應付各種情勢，怎樣會有成功的希望呢？」由此看來，這位大首領，大軍事家，大政治家，真可謂生當其時，正合波蘭人的需要了。所以在一九一九年，他便正式被選爲波蘭的第一任大總統，任職到一九二二年。他在一九一九年時，曾與外國開過三次戰，都獲勝利；一九二〇年，更轉敗爲勝，大破

過激黨，定了優越的條約，得了國際的信仰，爲波蘭人增了不少的光榮。這可算波蘭獨立以後很值得紀念的一件大事。

另有一個受人崇拜的波蘭愛國家，便是帕得勒夫斯基 (Paderewski) 了。他是世界知名的大鋼琴師大製曲家，在四五歲就有音樂的天才；成年之後在維也納，柏林，倫敦獻技，大受歡迎，後來到了美國，更闖動各處。在歐戰開始以後，他便在美國開了多次慈善音樂會，募捐去拯救波蘭受災的同胞；又發揮他的政治家和演說家天才，去爲波蘭人宣傳，對於波蘭獨立運動給了不少的幫助。一九一七年五月九日，他當紐約的萬國樂廳 (Metropolitan Opera House) 舉行慶祝霞飛將軍 (Joffre) 盛會的時候，向羣衆告辭，宣言要長此擱下琴師的事業，而投身於政治界了。一九一七年以後，他就把時間和精力，完全用在國家事業上去。波蘭人移植於美國的，此時已達到幾百萬之多，只是他們對於幫助波蘭獨立的計畫，意見紛歧，得不着一致行動。帕得勒夫維基

被派爲波蘭國民委員會在美國的全權代表。他纔把美國的波蘭人團結起來，選出了十萬人編成軍隊，送到法國去參戰。一九一八年機會到了，他就親身到波蘭去，爲保守黨的首領，對於新波蘭共和國之組織，也實現了不少的主張。在一九一九年正月裏，他便出來組織內閣，自爲總理兼外交總長。

帕得勒夫斯基尤其長於外交。他爲人聰明能幹，能排難解紛，化除各派的意見，去當國民所擁戴的代表；又很知道英美人的性格，周旋起來頗能夠得他們的贊助，所以他在巴黎和會裏佔了很重要的位置。他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，在巴黎草訂和平條約的諸大政治家之一。他爲波蘭爭得了很滿意的國界。後來維爾賽和約也是他簽字的。至於他任內閣總理，雖然只有一年，但他堅定穩重的工作，都是大有利於人民的。此時外有過激黨的窺伺，內有反對黨的懷疑，兼之全國匱乏，少錢少兵，東西南三面都是有外患可防；他支持其間，未嘗有失敗處，也是很難得的。可惜波蘭人當國家復興熱度正濃的

時候，希望太高，計畫太大，都不能實現。所以他在一九一九年的十二月就去職了。他因為在政治界應變萬端，操勞過度，身體受損了，便到他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（California）置的別業間去修養；但對於祖國的政治情形，仍時時關心不衰。他當音樂家的時候，奏技所得的金錢不少，後來都為國事花費了。所以他雖然宣言不再作樂師；到一九二二年，迫不得已，又出來重操舊業，在紐約加倍的受衆人歡迎。他雖然在政治漩渦中，撐持到五年之久；而他的音樂的技能，仍然極高，沒有衰降一點，這倒是藝術界極可慶幸的事哩。

彼爾碩德斯、基帕得勒夫斯基二人之外，波蘭還有不少的英雄和大愛國家；但他們二人，總算是這新共和國的二大基礎，可以與意大利建國三傑並垂不朽了。他們二人又代表波蘭的兩大派政黨：前一個是主張武力主義帝國主義的，想再聯德國或俄國為友，以免受協約國的羈絆；後一個是主張發展自由政治的，想親近協約國方面。波蘭的大政方針，就在這兩條路上選

擇了。

波蘭有這樣的人民，有這樣的首領，總算達到獨立的目的了。但是我們要問，她獨立以後的情形地位，究竟是怎麼樣的呢？這到難說了。這不單是波蘭本身的問題，還是歐洲國際間的一個大問題。因為波蘭瓜分已久，分屬三國；雖然國民性不亡，卻也釀出種種不同的情形，使國是複雜，內部紛歧，這是第一種難題。歐戰之中，波蘭受害極大，元氣恢復起來，很不容易；而獨立之後，萬端待理，如何去進行，這是第二種難題。波蘭是個莽莽平原，終不免受鄰國的覬覦；何況歐戰之後，她四鄰的舊國家想恢復，新國家想擴張，她自己也躍躍欲試，疆界的分畫大費斟酌，稍有點不對，便能夠引起糾紛，這是第三種難題。波蘭處於各種勢力交衝之地帶，拿人種來論，便是條頓民族和斯拉夫民族的分野，還有大多數無國性的猶太人處於其間；拿宗教來論，就是羅馬教、希臘新教交錯的地方；拿語言來論，也成了一個綵雜的部分；這些都是政治

上社會上極不好處置的東西，算是波蘭的第四種難題。所以波蘭人如今固然獨立自主了，而他們的擔子也就極其重大，正要繼續着努力，加倍的努力哩。大概說來，第一種解決是全靠着波蘭人自己去設法的。怎樣去團結三分程度不齊的人，怎樣去調和三部分經濟狀況不一致的地方，一方面固然要靠爲首的人有賢明的政策，一方面卻要靠各部分的波蘭人更深的覺悟，纔能使全國休戚相關，有一致的步調。第二種解決呢，不但是波蘭人茹苦含辛的去整頓農業，工業，交通，纔使人民的生計有進，國家的收入有着；而且也要鄰國和他國來幫助：因爲波蘭出產豐富，德奧等國可以從她取給原料品；又有種種工業（最著者如紡織業）的出品，可以供給俄國和東歐的許多小國，所以要大家提攜。假如波蘭的經濟恢復了，各國也就交受其利；不然呢，波蘭正當着過激派潮流之衝，若是到了窮蹙不得已的時候，也加入其中，那麼西歐的經濟社會，就不免另有一番紛擾了。第三種第四種問題的解決，更

要看波蘭周圍諸國的情形，和波蘭人自己的覺悟。關於國界的劃定一項，巴黎和會和國際聯盟曾努力多次，總沒有妥當的結果；波蘭也因此同各鄰國累年爭執，甚至於打仗，雖然獲了勝利，在條約上佔了優勝，對於疆界的現狀仍然不能滿意。關於民族、宗教、言語等等，更複雜了。國以外的不能說到，至少要看外交的轉變；國以內的，波蘭人因為國家主義的觀念很强，總想化不同以為同，於是有壓迫境內的異族的傾向；協約國因此出來與波蘭等新興國，定了保障弱小民族各種自由的條約，波蘭人卻還沒有嚴格的遵守。所以獨立後的波蘭在幾年之內，實在說不上甚麼頭緒哩。

波蘭獨立後的新憲法，完成於一九二一年的三月裏。其中規定，設一個兩院制的議會；政事責任內閣制；總統由議會選舉，任期七年。又以羅馬天主教為國教，別的宗教也許自由信奉。勞工的地位受了正式承認，工人失業要由國家設法救助，有疾病或遭意外之變，也在優待之列。還有一段關於經

濟組織的，是模仿德國憲法而來，規定各地方設一經濟委員會，更聯合起來產生中央最高的經濟機關。可見這憲法的精神以社會主義爲根本了。波蘭國家的政黨，分爲左黨和右黨，其餘有些小派，便擇一邊去加入。國內政潮的起伏，大部分都由於經濟問題。近年來罷工失業的事很多，就是內政不安定的大原因，這有待於根本救濟了。

至於外交方面，波蘭既然介於兩大之間，自然要有一個可靠的外援。現在波蘭對於他的四鄰面討好，都定有敦睦的條約，目下可以暫告無事；而她的永久友國，大約是法蘭西了。法國向來是得了波蘭人好感的，在拿破崙時代，已經結合過一次了；歐戰以後法國人望波蘭強大的心，更見增加；一則因與波蘭爲友，可以共防德國；二則因經濟關係，兩國也有提攜的必要。所以法國在巴黎和會，竭力幫助波蘭。一九二〇年，波蘭之能打敗俄羅斯過激黨，法國的助力也實在不小。一九二一年，波蘭同法國便訂防守同盟之約，允彼

此在政治經濟兩方面合作，如甲國受敵國侵攻，乙國便起來幫助抗禦。隨後又在一九二二年，定了通商條約，應允在關稅上彼此互惠；在一九二三年定了借款協定，法國應允借四萬萬佛郎，給波蘭去擴張軍事鐵道和他種鐵道。此外還有種種通商協定和軍事協定，不必細述。這樣一來，波蘭在國際上的地位，算是漸漸的進於穩定了。

有一句成語說，俄羅斯的紅鷹落地的時候，便是波蘭的白鷹飛上天的時候。那隻紅鷹已經在天上飛了一百四十年，把這白鷹壓住；若她不是一隻鷹，早已如鶉雀一般被消化了。如今雖然起來，久伏之後，自然不能回旋如志。待我們把目前的情形撇開不論，向深遠處觀察，看她果然有高翔的可能性沒有。以面積來論，恢復後的波蘭，雖然比舊時的疆域小了許多；但是差不多還有十五萬方哩，勉強比得上西班牙。以人口論，她有二千萬以上的基本國民，比西班牙的人口還多，與巴西的略略相等。她的國境是緊緊的一團，很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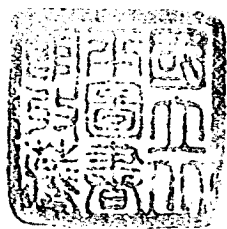
易集中力量。她的境內是一條大河——維斯杜納河——的流域，可以從波羅的海通航到華沙城以上，再加以改良，便可成很繁盛的河道；支流所流灌的地面有七十五萬方哩。她的陸路交通，有很好的鐵路制度，路線之長有一萬六千多公哩（約合我國三萬多哩）；戰時雖然大受損壞，基礎還在，總可以恢復。她的土地肥美，久已著名，農產物之多，真有大農國的資格。她有很大的森林，佔全國地面的百分之二十五，是取材不盡的寶藏。她有歐洲最良的礦區，所藏着的炭有六三〇〇〇〇〇噸之多，鐵礦有三〇〇〇〇〇噸之多；此外還有大量的鋅和鉛，居世界的第六位；加里西亞的鹽和煤油，也是取之不盡的。她還有豐富的水力，北邊地方和南境喀爾巴阡山脈間的冰雪化了，都先成激流，然後達到農業地方。她又是一個大工業國家，如華沙、羅茲、波森、加里西亞等，都是他的大工業區域。因她富於原料人力，又有銷場，所以紡織業，鋼鐵業，木材業，煤油業等等，都成了大宗。從這幾端看來，波

波蘭若是有了資本，善於經營，不難成爲一個富饒的國家。再看武備方面，波蘭人之忠於國家，勇於戰爭，自是不用說了。他如今得了可靠的聯盟，一方面可以牽制德國的野心，一方面可以遏阻蘇俄的狂燄，真可以左顧右盼，使昔日的仇國望而生畏。她又頒行全國皆兵之制，有戰事的時候，可以徵出一百多萬兵來，只要設備訓練都好，也不難踞境稱雄。至於文化方面，波蘭人也不是沒有貢獻的。我們所知道的，如勺旁，帕得烈夫斯基，就是世界最大的兩個音樂家；如密次挈維喜和最近逝世的顯克微支（*Stankiewicz*），都是在國際間有名的大文學家。此外在藝術界學問界裏著名的人物，還不少哩。世界收集波蘭書籍的大圖書館有四大處（法國的巴黎，俄國的彼得勒格，瑞士的拉波斯維爾（*Rapperswil*），英國的倫敦）而今波蘭有六個大學，兩個工業學校，兩個美術學校，來施高等教育；有一萬個小學校，六百多個中學校，來施普通教育。波蘭人既有優美的天資，又有好學的精神，社會上了軌道之後，加意

培養，一定又可以成一個文化燦爛的國家。

波蘭啊！你有光榮的過去，你有百折不撓的毅力，你有可爲的憑藉，你有偉大的希望。努力呀！努力呀！我們很懇切的望你在這新世紀的天空中飛翔，爲戰後新興諸國中的一個好模範，

波蘭使館

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
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
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
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
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
 五載之經營鑒於一旦迭蒙
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
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
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
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
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
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
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

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初版
民國廿二年
 二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

(二八一〇)

少年史
 地叢書 波蘭一瞥一冊

Poland

每冊定價大洋肆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 著 者
 Monica M. Gardiner

譯 述 者
 黃 靜 淵

發 行 兼
 刷 者
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
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7
448053

53

